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二

人事部六

交與

魚牲蘖酒相名 管子以丨為丨以丨為丨丨丨所以屬親戚也

馬往犬報 管子諸侯之禮令齊以豹皮往小侯以鹿皮報齊以丨丨小侯以丨丨

禮成文於前行成章於後 晏子景公予魯君地山陰數百社使晏子致之魯使子叔昭伯受地不盡受也晏子曰寡君獻地忠廉也曷為不盡受子叔昭伯曰臣受命於君曰諸侯相見交讓爭處其卑禮之文也交委多爭受少行之實也丨丨

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交之所以長久也且吾聞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吾是以不盡受也

如比目 鬼谷子其相知也丨丨丨之魚

無町畦 莊子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丨丨丨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於無疵

無崖 見上

豢之俞瘠 荀子丨丨丨而丨丨丨者交也

貌執 荀子丨丨之士者百有餘人注執猶待也以禮貌接待之士百餘人也

槐榆橘柚合為兄弟 淮南子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六合所包陰陽所呴雨露所濡道德所扶此皆生一父母而閒一和也是故丨丨與丨丨丨而丨丨丨有苗與三危通為一家

巷結朱輪堂列赤紱 抱朴子聲欝翕習秦胡景附丨丨丨丨之軌丨丨丨丨之客軿車盈衢載奔連車誠為游俠之徒未合逸隱之科也

遺食經答酒誥 文中子越公以食經遺子子不受曰羮藜含糗無所用也答之以酒

語及洪範三德[洪範曰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 測交

戰國策魏王令惠施之楚令犀首之齊鈞二子者乘數鈞將ㄧㄧ也注測猶卜也視

何國厚吾使因知其厚我 為丈人麤糲之費

戰國策嚴遂陰交於聶政以意厚之聶政問之曰子欲安用我乎嚴遂曰吾得為役之日淺事今薄奚敢有請於是嚴遂乃具酒自觴聶政母前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愈怪其厚固謝嚴仲子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旦夕得甘脆以養親親供養備義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為聶政語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聞足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ㄧㄧㄧㄧㄧㄧㄧㄧ以交足下之讙豈敢以有求邪 賀錢萬

史記高祖紀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乃紿為謁曰ㄧㄧㄧㄧ實不持一錢 約歡

史記燕召公世家燕王命相栗腹ㄧㄧ趙以五

百金為趙王酒**五百金為酒**見上**送奉錢五**史記蕭相國世家高祖為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為亭長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三何獨以｜**門外多長者**

車轍史記陳丞相世家家乃負郭窮巷以弊席為門然｜｜｜有｜｜｜｜｜**市道**史記廉頗傳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雅游**史記張耳陳餘傳張耳｜｜人多為之言項羽亦素數聞張耳賢乃分趙立張耳為常山王**持羊酒賀兩家**史記盧綰傳盧綰者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盧綰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及生男高祖盧綰同日生里中｜｜｜｜｜及高祖盧綰壯俱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兩家羊酒**同日生俱學**

書見上賓客隨者千餘乘官舍皆滿史記陳豨傳豨常告歸過趙趙相周昌見豨之｜｜｜｜｜｜｜邯鄲｜｜｜｜豨所以待賓客如布衣交皆出客下

跪起如子姪史記武安侯傳魏其已為大將軍後方盛蚡為諸郎未貴往來侍酒魏其｜｜｜｜按漢書作子姪

其游如父子然史記灌夫傳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重｜｜｜｜｜｜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

恨相知晚見上

因門下獻牛酒史記司馬相如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為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以交驩

大署其門史記汲鄭傳太史公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況衆人乎下邽翟公有言始翟公為廷尉

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悲夫

門可設雀羅上見**相賀名**漢書宣帝紀令郡國二千石或擅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由是廢鄉黨之禮令民亡所樂非所以導民也

以温顏遜辭承上接下漢書韓王信傳增為人寬和自守｜｜｜｜｜｜｜｜｜無所失意按增信曾孫

結以朱顏漢書淮陽憲王傳博自以棄捐不意大王還意反義｜｜｜｜願殺身報德朝事何足言大王誠賜咳唾使得盡死湯禹所以成大功也按博張博

賜咳唾上見**共壹飯之簒**漢書杜鄴傳昔文侯寤犬鴈之獻而父子茲親陳平｜｜｜｜而將相加驩

官屬雨立閭巷漢書游俠傳樓護字君卿齊人成都侯商為大司馬衛將軍罷朝欲候護其主簿諫將軍至尊不宜

入閭巷不聽還往至復家家狹小｜｜立車下久住移時天欲雨主簿謂西曹諸掾曰不肯彊諫反｜｜｜｜商還或白主簿語商恨以他職事去主簿終身廢錮

投轄 漢書游俠傳陳遵耆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

收贍交結 漢書王莽傳｜｜名士｜｜將相卿大夫甚衆

解瑑以進 漢書王莽傳休謁見莽莽盡禮自納休亦聞其名與相容後莽疾休候之莽緣恩意進其玉具寶劍欲以為好休不肯受莽因曰誠見君面有瘢美玉可以滅瘢欲獻其瑑耳即｜其｜休復辭讓莽曰君嫌其賈邪遂椎碎之自裹｜｜休休乃受接休休孔休

得意者咸從捧手 後漢書鄭康成傳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兖豫之域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有所授焉

登龍門 後漢書李膺傳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

有田四百頃而

食常不足後漢書鄭太傳靈帝末知天下將亂陰交結豪傑家富於財｜｜｜｜｜｜｜｜｜｜

坐上客恒滿尊中酒不空後漢書孔融傳性寬容少忌好士喜誘益後進及退閑職賓客日盈其門常歎曰｜｜｜｜｜｜｜｜｜｜吾無憂矣

倒屣迎魏志王粲傳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之

出同輿坐同席蜀志劉先主傳先主從曹公還許表先主為左將軍禮之愈重｜則｜｜｜則｜｜｜

獨拜牀下蜀志龐統傳注襄陽記曰龐德公襄陽人孔明每至其家｜｜｜｜德公初不令止

不知何者是客蜀志龐統傳注襄陽記曰德操常造德公值其渡沔上祀先人墓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有客當來就我與龐公譚其妻子皆羅列拜於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

丨丨丨丨也門無停賓蜀志呂乂傳呂乂代董允為尚書令衆事無留丨丨丨丨傾財醫

療蜀志張嶷傳嶷疾病困篤家素貧匱廣漢太守蜀郡何祗名為通厚嶷宿與疎濶乃自轝詣祗託以治疾

祗丨丨丨丨數年除愈其黨道信義皆此類也升堂拜母有無通共吳志周瑜傳初孫堅

興義兵討董卓徙家於舒堅子策與瑜同年獨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丨丨丨丨丨丨丨總角

之好骨肉之分吳志周瑜傳注江表傳曰孫策給瑜鼓吹為治館舍贈賜莫與為比策令曰周

公瑾英儁異才與孤有丨丨丨丨丨丨如前在丹陽發衆及船糧以濟大事論德酬功此未足以報者也

門無雜賓晉書王祥傳祥之薨奔赴者非朝廷之賢則親親故吏而已丨丨丨弔之丨族孫戎歎曰

太保可謂清達矣惟公榮可不與飲晉書王戎傳戎嘗與阮籍飲時兖州刺史劉昶字公

禁在坐籍以酒少酌不及祖祖無恨色戎異之他日問籍曰彼何如人也答曰勝公榮不可不與飲若減公榮則不敢不共飲｜｜｜｜｜｜｜

卿自君我我自卿卿

晉書庾敳傳王衍不與敳交敳卿之不置衍曰君不得為耳敳曰｜｜｜｜｜｜｜｜我自用我家法卿自用卿家法衍甚奇之

殷洪喬不為致書郵

晉書殷浩傳父羨字洪喬為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其致書者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

小雀遇我

晉書王育傳太守杜宣命為主簿俄而宣左遷萬年令杜令王攸詣宣宣不迎之攸怒曰卿往為二千石吾所敬也今吾儕耳何故不見迎欲以｜｜｜｜使我畏死鷂乎

奉揚仁風

晉書袁宏傳謝安常賞其機對辯速後安為揚州刺史宏自吏部郎出為東陽郡乃祖道於冶亭時賢皆集安欲以卒迫試之臨別執其手顧就左右取一扇而授

之曰聊以贈行宏應聲答曰輒當｜｜｜｜慰彼黎庶時人歎其率而能要焉

半道要晉書陶潛傳刺史王宏以元熙中臨州甚欽重之後自造焉潛稱疾不見既而語人云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閑幸非潔志慕聲豈敢以王公紆軫為榮耶夫謬以不賢此劉公幹所以招謗君子其罪不細也宏每令人候之密知當往廬山乃遣其故人龐通之等齎酒先於｜｜｜之潛既遇酒便引酌野亭欣然忘進宏乃出與相見遂歡宴窮日

人之相知豈可以一塗限宋書劉敬宣傳時尚書僕射謝混自負才地少所交納與敬宣相遇便盡禮著歡或問混曰卿未嘗輕交於人而傾蓋於萬壽何也混曰｜｜｜｜｜｜｜｜

拂席改服宋書羊欣傳欣嘗詣領軍將軍謝混混｜｜｜｜然後見之時混族子靈運在坐退告族兄瞻曰望蔡見羊欣遂易衣改席欣由此益知名

久由相敬絕由相狎宋書顏延之傳游道

雖廣交義為長得在可久失在輕絕｜｜｜｜｜｜｜｜｜受之勿勞當扶其正性忠而勿誨必藏其枉情輔以藝業曾以文辭使親不可褻踈不可間每存大德無挾小怨率此往也足以相終

斂袂定交款

著分好　齊書張敬兒傳與足下｜｜｜｜｜｜｜｜｜未嘗不歎慕古人國士之心務重前良忠貞之節至於契闊杯酒殷勤攜袖薦女成姻志相然諾義信之篤誰與間之按此太祖報沈攸之書

危拱傍

遑略不矜裾　齊書王敬則傳敬則名位雖達不以富貴自遇｜｜｜｜｜｜｜｜接士庶皆吳語而殷勤

五交三疊　梁書任昉傳較言其略有五術焉若周悉其寵鈞董石權壓梁竇雕刻百工鑪錘萬物吐漱興雲雨呼吸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燻灼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鶩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皆願摩頂至踵隳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徇荊卿湛七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

埒陶白背巨程羅山捶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開而鳴鐘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鳧踴颯沓鱗萃分鴈鶩之稻粱沾玉斝之餘瀝銜思遇進欵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大夫燕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搢紳羡其登仙加以顩頤蹙頞涕唾流沫騁黄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敘溫燠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飛沉出其顧指榮辱定其一言於是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遒於雲閣攀其鱗翼丐其餘論附騏驥之髦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歡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煦沫鳥因將死而悲鳴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寘懷胎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於苫蓋是以伍員濯溉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馳騖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纖纊衡所以揣其輕重纊所以

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纊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曽史蘭薫雪白舒向金玉淵海卿雲黼黻河漢視若遊塵過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錙銖纊微影撇雖共工之蒐慝驩兜之掩義南荆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為匈㓔委蛇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誠故輸蓋所遊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芒毫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同賈鬻故桓譚譬之於闤闠林回喻之於甘醴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翻覆迅若波瀾此則徇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覩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矣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乎然因此丨丨是生丨丨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難固易攜讎訟所聚二釁也名陷饕餮貞介所羞三釁也古人知三釁之為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檟楚朱穆昌言

而示絕有音哉鷄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見上分

鴈騖之稻粱沾玉斝之餘瀝見上揣輕重屬鼻息見上候者

滿水陸梁書張稷傳初去吳興郡以僕射徵道由吳鄉丨稷丨丨丨丨稷單裝徑還京師人莫之識

脫襦割氊梁書江革傳齊中書郎王融吏部謝朓雅相欽重朓常宿衞還過候革時大雪見革敝絮

單席而耽學不倦嗟嘆久之乃丨所著丨并手丨半丨與革充臥具而去以麈尾况重席梁書

謝舉傳北渡人盧廣有儒術為國子博士於學發講僕射徐勉以下畢至舉造坐屢折廣辭理遒邁廣深嘆服

丨所執丨丨丨薦之以丨丨丨焉寄金獨在陳書歐陽頠傳初交州刺史袁曇緩密以金五百兩寄頠

令以百兩還合浦太守龔蒍四百兩付兒智矩餘人弗之知也頠尋為蕭勃所破貲財並盡唯所丨丨丨丨曇

緩亦尋卒至是顧竝依信還之時人莫不嘆服其重然諾如此**儒者稱為口實**魏書崔休傳時大儒張吾貴有威名於山東四方學士咸相宗慕弟子自遠而至者恒千餘人生徒既衆所在多不見容休乃為設俎豆招延禮接使肆業而還｜｜｜｜｜｜**不見西安君煩憂不遺**周書寇儁傳少為司徒崔光所知光命其子勵與儁結友儁每造光常清言移日小宗伯盧辯以儁業行俱崇待以師友之禮每有閑暇輒詣儁讌語彌日恒謂人曰｜｜｜｜｜｜｜｜｜其為通人所敬重如此**謝章**周書冀儁傳時俗入書學者亦行束脩之禮謂之｜｜**契分愈密**唐書裴寂傳大業中為齊州司戶參軍歷侍御史晉陽宮副監唐公雅與厚及留守太原｜｜｜｜至蒱酒通晝夜**海物十瓶**宋史趙普傳開寶六年帝又幸其第時錢王俶遣使致書於普及｜｜｜｜置於廡下會車駕至倉卒不及屏帝顧問何

物普以實對上曰海物必生即命啟之皆瓜子金也昔惶恐頓首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帝歎曰兒之無妨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爾

真率會 宋史范純仁傳提舉西京留司御史臺時耆賢多在洛純仁及司馬光皆好客而家貧相約為｜｜｜脫粟一飯酒數行洛中以為勝事

荷插剗雪解錦裘質錢 宋史王陶傳陶微時苦貧寓京師教小學其友姜愚氣豪樂施一日大雪念陶奉母寒餒｜一｜｜｜行二十里訪之陶母子凍坐日高無炊烟愚亟出｜所衣｜｜｜｜買酒肉薪炭與附火飯食又捐數百千為之娶

以此馬贐行 金史移剌子敬傳子敬有良馬平章政事完顏元宜索之子敬以元宜為相也不與主是元宜乞致仕罷為東京子敬乃｜｜｜｜｜識者韙之

一枝遺列國君 劉向說苑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之臣曰韓子顧謂左右曰惡有以｜｜摳以｜｜｜之｜者乎

華言

風語焦氏易林〡〡〡自相詿誤

送客至此折柳贈別三輔黃圖霸橋在長安東跨水作橋漢人〡〡〡〡〡〡橋〡〡〡〡

我成輕薄京尹劉義慶世說許玄度停郡一月劉尹無日不往乃歎曰卿復少時不去〡〡〡〡〡〡〡

牽拂相招酈道元水經注自王公庶友〡〡〡〡〡〡者每云索郎有顧思同旅語索郎反語為桑落也

千里面目顔氏家訓江南諺云尺牘書疏〡〡〡〡〡也

金龜換酒蘇特衣冠感事賀知章一見李白呼為謫仙人以〡〡〡〡與之具飲

買春錢馮贄雲仙雜記進士不第者親知供酒肉費號〡〡〡〡

贈鳩十二藍馮贄雲仙雜記毛傳好食鳩人與己相得者必以鳩贈之一見李翱贈十二藍

贈鳴牙餅千枚馮贄雲仙雜記許康年詣劉遜〡遜〡〡〡〡〡曰雖微物也助雨日之費

暖寒會王仁裕開元遺事巨豪王元寶

每至冬月大雪之際令僕夫自本家坊巷口掃雪為徑路躬親立於坊巷前迎揖賓客就本家具酒炙宴樂之為｜｜｜之｜

書問與詩往來無虛月 鄭景望蒙齋筆談郎簡侍郎錢塘人慶歷間能吏與杜岐公極相厚善簡長岐公十餘年岐公以凡事之既老謝事居里中築別館徑山下善服食得養生之術即徑山澗旁種菖蒲數畝歲採以自餌山中人目之菖蒲田時岐公亦以老就第居宋簡數以書招岐公同處不果往然｜｜｜｜｜｜｜｜｜｜｜｜｜｜

簡版簡牌 陸游老學庵筆記元豐中王荆公居半山好觀佛書每以故金漆版書藏經名遣人就蔣山寺取之已而恐其露泄遂有作兩版相合以片紙封其際者人士因有用金漆版代書帖與朋儕往來者久之其製漸精或又以絨囊盛而封之南人謂之簡版北人謂之牌子後又通謂之｜｜｜或｜｜｜

品字封 陸游老學庵筆記紹興初趙相元鎮貴重時方多故人恐其不暇盡觀覽

書乃以爵里更作一單紙直叙所請而併上之謂之丨丨丨後復止用毀書而小簡多其幅至十幅

煖屋　陶宗儀輟耕録今之入宅與遷居者隣里醵金治具過主人飲謂之曰丨丨或曰煖房王建宫詞太儀前日煖房来則煖屋之禮其来尚矣

施予

其身甚静而使人求　管子守委閒居博分以致衆勤身遂行説人以貨財濟人以買譽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者聖王之禁也

壺士　管子丨丨以為亡資注每以壺飧濟士以為亡去之資

沉浮　管子丨丨示輕財也注其散施於人不顧其沉所以示輕財也不得其報曰沉得報曰浮

分倉粟府金　晏子齊有北郭騷者結罘罔捆蒲葦織屨以養其母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竊説先生之義願乞所

以養母者晏子使人丨丨丨丨丨而遺之**壽三族**晏子賴君之賜得以丨丨丨及國游士皆得生焉

天布莊子施於人而不忘非丨丨也**張羅於有鳥無鳥之際**戰國策杜赫欲重景翠於周謂周君曰君之國小盡君之重寶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譬之如丨丨者張之於無鳥之所則終日無所得矣張於多鳥處則又駭鳥矣必張丨丨丨丨丨丨丨然後能多得鳥矣今君將施於大人大人輕君施於小人小人無可以求又費財焉君必施於今之窮士不必且為大人者故能得欲矣**燒券**戰國策驅而之薛使吏名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起矯命以責賜諸民因丨其丨民稱萬歲**因士大夫**

以致此可獨享乎後漢書寇恂傳恂經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常曰吾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其丨丨丨之丨時人歸其長者以為有宰相器**揮金**後漢書荀彧傳賁公

業稱豪駿聲升騰擢說時逼丨丨僚朋

九族中外同其饑寒　蜀志許靖傳袁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許文休英才偉士智略足以計事自流宕以來與羣士相隨每有患急常先人後己與丨丨丨丨丨丨丨其紀綱同類仁恕惻怛皆有效事不能復一二陳之耳

何心獨飽　吳志駱統傳時饑荒鄉里及遠方客多有困乏統為之飲食衰少其姊仁愛有行寡居無子見統甚哀之數問其故統曰士大夫糟糠不足我丨丨丨丨姊曰誠如是何不告我而自苦若此乃自以私粟與統又以告母母亦賢之遂使分施由是顯名

空船而還　吳志全琮傳琮父柔嘗使琮齎米數千斛到吳有所市易琮至皆散用丨丨丨丨柔大怒琮頓首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懸之患故便賑贍不及啟報柔更以奇之

請二國租錢以散親族　晉書裴楷傳梁趙二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楷歲丨丨丨丨百萬丨丨

丨丨人或譏之猎曰損有餘以補不足天之道也

焚車晉書阮裕傳在剡曾有好車借無不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後裕聞之乃歎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為遂命焚之

輒稱凡意散穀帛以賙貧乏晉書祖逖傳每至田舍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鄉黨宗族以是重之

積錢數千萬一日中散與親故都盡晉書郗超傳愔又好聚斂丨丨丨丨丨嘗開庫任超所取超性好施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平生無長物晉書王恭傳與王忱齊名友善慕劉惔之為人謝安常曰王恭人地可以為將來伯舅嘗從其父自會稽至都忱訪之見恭所坐六尺簟忱謂其有餘因求之恭輒以送焉遂坐薦上忱聞而大驚恭曰吾丨丨丨丨丨其簡率如此

與不待積取無謀實宋書顏延之傳善施者唯發自人心乃出天則丨丨丨丨丨丨並散千金誠不可能

瞻人之急雖乏必先使施如王丹受如杜林亦可與言交矣

所得祿秩悉散親故宋書江東之傳邃補新安太守元嘉十二年轉在臨海並以簡約見稱｜｜｜｜｜｜之｜｜妻子常饑寒人有勸其營田者東之正色曰食祿之家豈可與農人競利

作襦袴賜凍者梁書安成王秀傳每冬月常｜｜｜｜以｜｜｜

與鄉家同豐儉陳書吳明徹傳明徹有粟麥三千餘斛而隣里饑餒乃白諸兄曰當今草竊人不圖久奈何有此而不｜｜｜共之於是計口平分｜其｜｜

我有車牛衣裳可賣餘家有可賣不陳書徐陵傳太建中食建昌邑邑戶送米至於水次陵親戚有貧匱者皆令取之數日便盡陵家尋致乏絕府僚怪而問其故陵云｜｜｜｜｜｜｜｜｜｜｜其周給如此

脫白綸巾以贈陳書賀德基傳德基少遊學於京邑積年不歸衣資罄乏又耻服故

奘感冬止衣袟襦袴常於白馬寺前逢一婦人容服甚感呼德基入寺門丨丨丨丨丨丨之仍謂德基曰君方為重器不久貧寒故以此相遺耳德基問嫗姓名不答而去

恒給祭者以其恒於孝思 魏書胡叟傳叟少孤每言及父母則淚下若孺子之號春秋當祭之前則先求旨酒美膳將其所知廣寧常順陽馮翊田文宗上谷侯法儁攜壺執榼至郭外空靜處設坐奠拜盡孝思之敬時敦煌氾潛家善釀酒每節送一壺與叟著作佐郎博陵許赤虎河東裴定宗等謂潛曰再三之惠以為過厚子惠於叟何其恒也潛曰我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也論者以潛為君子矣

債了矣 隋書李士謙傳出粟數千石以貸鄉人值年穀不登債家無以償皆來致謝士謙曰吾家餘粟本圖賑贍豈求利哉於是悉召債家為設酒食對之燔契曰丨丨丨幸勿為念也各令罷去明年大熟債家爭來償謙謙拒之一無所受佗年又大饑多有死者士謙罄

竭家資為之糜粥賴以全活者將萬計收埋骸骨所見無遺王春又出種種分給貧乏趙郡農民德之撫其子孫曰此乃李參軍遺惠也

李參軍遺惠 見上

篤舊業拯孀幼 唐書蕭復傳廣德中連歲不稔穀價翔貴家貧將鬻昭應別業時宰相王縉聞其林泉之美心欲之乃使弟紘誘焉曰足下之才固宜右職如以別業奉家兄當以要地處矣復對曰僕以家貧而丨丨丨將以丨濟丨丨耳尚以易美職於身令門內凍餒非鄙夫之心也縉憾之乃罷復官

自視衡量 唐書宗室皐傳以物遺人必丨丨丨丨庫帛皆印署

周給無親疎之間 唐書李勣傳家富多僮僕積粟常數千鍾與其父蓋皆喜施貧所丨丨丨丨丨丨丨

輟馬傾褚 唐書樊澤傳舉賢良方正次潼關雨淖困不能前有熊執易者同舍逆旅哀之丨所乘丨丨丨以濟自罷所舉是歲澤上第

一日千緡 宋史王沿傳子鼎奉使契丹得

千繼散之族人一日盡

義莊 宋史范仲淹傳妻子衣食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里中以贍族人

儲橘皮 元史張庭瑞傳庭瑞初屯青居其土多橘時中州艱得蜀藥其價倍常庭瑞課閑卒日入橘皮若干升｜之人莫曉也賈人有喪其資不能歸者人給｜｜一石得錢以濟莫不感之

人以鄭莊稱 元史胡長孺傳脫略豪邁輕貲急施｜｜｜｜｜之

春風風人夏雨雨人 劉向說苑孟簡子相梁并衛有罪而走齊莞仲迎而問之曰吾子相梁并衛之時門下使者幾何人矣孟簡子曰門下使者有三千餘人莞仲曰今與幾何人來對曰臣與三人俱仲曰是何也對曰其一人父死無以葬我為葬之一人母死無以葬亦為葬之一人兄有獄我為出之是以得三人來莞仲上車曰嗟茲乎我窮必矣吾不能以｜｜｜｜吾不能以｜｜｜｜吾窮必矣

一葉濃陰 范攄雲溪友議鄭太穆郎中為金州刺史致書

於襄陽于司空頔鄭書傲睨自若似無郡吏之禮書曰閤下為南濱之大鵬作中天之一柱騫騰則日月暗揺動則山嶽頹真天子之爪牙諸侯之龜鑑也太穆幼孤二百餘口饑凍兩京小郡俸薄尚為衣食之憂溝壑之期斯須至矣伏惟賢公息雷霆之威垂特達之節賜錢一千貫絹一千匹器物一千事米一千石奴婢各十人且曰分千樹丨丨之影即是丨丨減四海數滴之泉便為青澤于公覽書亦不嗟訝曰鄭使君所需各依來數一半以戎旅之際不全副其本望也

解金帶置庭下

李元綱厚德録趙閲道少保常知越州值歲大歉公召州之富民衆集勸誘以賑濟之義即自丨腰間丨丨丨丨於是施者雲集所全活十數萬人

以麥舟付之

周輝清波雜志范文正公在睢陽遣堯夫到姑蘇搬麥五百斛堯夫時尚少既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久何如曼卿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而北歸無可與謀者堯夫丨所載丨丨

丨丨單騎薰程取捷徑而歸到家拜起侍立良久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曰叟卿為三衆未舉方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與之堯夫曰已付之矣

費佛子 陶宗儀輟耕錄鎮國上將軍福建宣慰使費榮敏公案余內子之曾大父也吳興人今著籍松江之上海器度弘厚不以富貴驕人輕財好施勇於為義人皆稱曰丨丨丨

閒適

意行似天 管子見利不誘見害不懼寬舒而仁獨樂其身是謂雲氣丨丨丨丨

數椽自庇 **一簞糊口** 子華子夫士之自好者削劉丨丨足以丨丨而丨丨丨之食足以丨丨丨其孰肯以不背之軀而投人主之所必怒者耶

壟耕溪飲坐嘯行歌 子華子子留子築居於五源之溪使其徒

公子賓胥見子華子於齊曰先生之役于畱子使賓胥也敬以有請夫五源之溪天下之至窮處也趨吟而融啼且曉昏而日映也蒼蒼踟躕四顧而無有人聲雖然其土脈膏以發其植物也兒兒以澤其清流四注無乏於濯溉其蘋草之毛足以供祭也流光馳景却顧於斷溪絶壑之下雲雨之所出入也其石皴栗㵎如赭霞藹草之芬從風以揚｜｜｜爲力也佚而｜｜｜｜可以卒歲今先生之年運而往矣而其所以蘊藏者無期惟是河汾之間不吾容也而寄食於海瀕歲又弗捻其何以供億今之諸侯其地相埒也其德相若也先生之車軫其將誰氏之是以子畱子使賓胥也敬以有請無寧先生而肯照臨於山溪之中將使斯人也耳聞而目明先生豈無意於此乎

鹿裘帶索鼓琴而歌

列子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而吾得爲人是一樂

也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

南郭隱几 莊子丨丨子綦丨丨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偶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

壹关相樂 漢書薛宣傳及日至休吏賊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蓋禮貴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來久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從衆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丨丨丨丨斯亦可矣注師古曰壹关謂一為歡关耳关古笑字

樂志 後漢書仲長統傳常以為凡遊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游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以丨其丨論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帀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艱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

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蹰躇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凉風釣遊鯉弋高鴻風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陵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又作詩二篇以見其志辭曰飛鳥遺迹蟬蛻亡殼騰蛇棄鱗神龍喪角至人能變達士拔俗乘雲無轡騁風無足垂露成幃張霄成幄沆瀣當餐九陽代燭恒星豔珠朝霞潤玉六合之内恣心所欲人事可遺何為局促大道雖夷見幾者寡任意無非適物無可古來繞繞委曲如瑣百慮何為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散五經滅棄風雅百家雜碎請用從火抗志山西游心海左元氣為舟微風為柂翱翔太清縱意容冶

寄愁天上埋憂地下 見上

元氣為

舟檝風為柂見上合榻促席量敵選對吳志諸葛瑾傳瑾子融每會輒歷問賓客各言其能乃一一一一一一或有博奕或有摴蒱投壺弓彈部別類分於是甘果繼進清酒徐行融周流觀覽終日不倦彈琴詠詩自足於懷晉書嵇康傳常修養性服食之事一一一一一一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晉書嵇康傳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濁酒一杯彈琴一曲晉書嵇康傳令但欲守陋巷教養子孫時時與親舊叙離闊陳說平生一一一一一一志意畢矣散髮巖岫晉書嵇康傳採薇山阿一一一一一永嘯長吟頤神養壽據胡牀談詠晉書庾亮傳亮在武昌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共登南樓俄而不覺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便一

丨丨與浩等
丨丨竟坐
當其爲適旁若無人宋書顔延之傳居身
清約不營財利布衣
蔬食獨酌郊野丨丨
丨丨丨丨丨丨丨
據鞍索酒頹然自得宋書顔延之傳
子竣既貴重權
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
常乘羸牛笨車逢竣鹵簿即屏住道側又好騎馬遨遊
里巷遇知舊輒丨丨丨丨得酒必丨丨丨丨常語竣曰
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宅謂曰善爲之無
令後人笑
汝拙也
按絃拭徽讐方校石宋書周朗傳吾幸病不
又死役不至身蓬蔾既
滿方杜長者之轍穀稼是諂自絕世豪之顧塵生林帷
苔積堦月又擔中山木時華月深池上海草歲榮日蔓
且室間軒左幸有陳書十篋席隅奥右頗得宿酒數壺
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時復陳局露初奠爵星晚驩然不
覺是羲
軒後也
陳局露初奠爵星晚見上
居負南郭杖策獨遊宋書

袁粲傳粲閑默寡言不肯當事主書每往諮決或高詠對之時立一意則眾莫能改宅宇平素器物服給好飲酒善吟諷獨酌園亭以此自適｜｜｜｜時｜｜｜｜素寡往來門無雜客及受遺當揆四方輻湊閑居高臥一無所接談客文士所見不過一兩人

臥遊 宋書宗炳傳好山水愛遠遊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而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覩唯當澄懷觀道｜以｜之凡所游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眾山皆響

撫琴動操眾山皆響 見上

亦自不得得亦不賣 宋書王宏之傳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宏之嘗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不宏之曰｜｜｜｜｜｜｜｜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

素琴無絃葛巾漉酒 宋書陶潛傳潛不解音聲而畜｜｜一張｜｜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其

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将候潛值其酒熟取頭上｜｜｜｜畢還復著之　我醉欲眠卿可去見上　開卷有得欣然忘食宋書陶潛傳少年來好書偶愛閑靜｜｜｜｜便｜｜｜｜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爾有喜嘗言五六月北窻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　自謂是羲皇上人見上　垂簾鼓琴風韻清遠齊書柳世隆傳在朝不干世務｜｜｜｜｜｜｜甚獲世譽　獨浪煙霞高臥風月梁書張充傳若迺飛竿釣渚濯足滄洲｜｜｜｜｜｜｜｜　酒歸月下風清琴上梁書褚翔傳向風儀端麗眉目如點每公庭就列為衆所瞻望焉大通四年出為寧遠將軍北中郎廬陵王長史三年卒官外兄謝舉為製墓銘其畧曰弘治推華子嵩懟量｜｜｜｜｜｜｜｜論者以為擬得其人

按向翔父 寢處風雲憑棲水月 陳書江總傳曉修經戒夕覽圖書｜｜｜｜｜｜

譚笑娛情琴樽閒作 陳書陸瑜傳吾監撫之暇事隙之辰頗用｜｜｜｜｜｜雅篇豔什迭互鋒起每清風朗月美景良辰對羣山之參差望巨波之滉瀁或翫新花時覩落葉既聽春鳥又聆秋鴈未嘗不促膝舉觴連情發藻

有伊洛間意 南史謝惆傳惆于孺子少與族兄莊齊名多藝能尤善聲律車騎將軍王彧孺子姑之子也嘗與孺子宴桐臺孺子吹笙彧自起舞既而歎曰今日真使人飄颻｜｜｜｜

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唯當明月 南史謝譓傳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醉曰｜｜｜｜｜｜｜｜｜｜｜｜｜｜｜｜

坐處獨淨 南史王微傳微常住門屋一間尋書玩古遂足不履地終日端坐牀席皆生塵埃唯當｜｜｜

直是愛閒多

病 南史王僧祐傳還司空祭酒謝病不與公卿游齊高帝謂王儉曰卿從可謂朝隱答曰臣從非敢妄同高人丨丨丨丨耳

直造竹所嘯詠自得 南史袁粲傳郡南一家頗有竹石粲率爾步往亦不通主人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主人出語笑歡然俄而車騎羽儀併至門方知是袁尹

恒居鹿林環植竹木 南史劉訏傳隙蜀阮孝緒博學隱居不交當世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寢處其中時人造之未嘗見也訏經一造孝緒即顧以神交

林嬉水晏 魏書李諧傳山隱勢於複石水回流於激沙樹先春而動色草迎歲而發花座有清談之客門交好事之車或丨丨於月下或丨丨於景斜

山園游燕執射賦詩 北齊書文襄帝記大象元年攝吏部尚書魏自崔亮以後選人常以年勞為制文襄乃釐改前式銓擢唯在得人又沙汰尚書郎妙選人地以充之至于才名之士咸被薦擢假有未居顯位者皆

致之門下以爲賓客每丨丨丨丨必見
招攜丨丨丨丨各盡其所長以爲娛適

北山之北棄絕人間南山之南超踰世網

周書蕭大圜傳大圜深信因果心安閑放嘗言之曰拂衣褰裳無吞舟之漏網挂冠懸節慮我志之未從儻獲展禽之免有美慈明之進如蒙北叟之放實勝濟南之徵其故何哉夫閭閻者有優游之美朝廷者有簪佩之累蓋由來久矣留侯追蹤於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良有以焉況乎智不逸羣行不高物而欲辛苦一生何其僻也豈如知足知止蕭然無累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面修原而帶流水倚郊甸而枕平皋築蝸舍於叢林構環堵於幽薄近瞻煙霧遠睇風雲藉纖草以蔭長松結幽蘭而援芳桂仰翔禽於百仞俯泳鱗於千尋果園在後開窻以臨花卉蔬圃居前坐簷而看灌畦二頃以供饘粥十畝以給絲麻侍兒五三可充紝織家僮數四足代耕耘沽酪牧羊協瀟生之志畜雞種

黍應莊叟之言蘉菽尋氾氏之書露葵徵尹君之錄烹
羔豚而介春酒迎伏臘而候歲時拔良書採王蹟歌纂
纂唱烏烏可以娛神可以散慮有朋自遠揚搉
古今田畯相過劇談稼穡斯亦足矣樂不可支　果園在
後開窻以臨花卉蔬圃居前坐簷而看灌畊見上　歌纂纂
唱烏烏見上　晨荷簑笠夕談穀稼　隋書盧思道傳丨丨丨
丨句屋黃冠之伍丨丨
丨丨雲體
塗足之倫　常願追禪理安能挹化源　舊唐書杜鴻漸傳
晚年樂於退靜私
第在長興里館宇華靡賓僚宴集鴻漸悠然賦詩曰丨
丨丨丨丨丨丨丨朝士多屬和之及休致後病令
僧制
頂髮　人外之交　舊唐書李泌傳初泌流放江南與柳渾
顧況為丨丨丨丨吟詠自適而渾先達
故泌復得
入官於朝　棲息往來放懷事外　舊唐書王縉傳性簡澹
瀟灑不樂仕進少以詩

酒琴書自適不從科試京城光福里第起凡弟同居斯為宏敞䆊意在人外倦接朋游乃于永達里園林深僻處創書齋吟嘯其間目為半隠亭及從父起在河中于中條山谷中起草堂與山人道士游朔望一還府第後人目為郎君谷及起保釐東周䆊于龍門西谷搆松齋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起鎮興元又于漢陽之龍山立隠舍每浮舟而往其間適如此

池上篇

舊唐書白居易傳初居易罷杭州歸洛陽于履道里得故散騎常侍楊馮宅竹木池館有林泉之致家妓樊素蠻子者能歌善舞居易既以尹正罷歸每獨酌賦詠於舟中因為丨丨丨丨

拂楊石舉陳酒援崔琴彈秋思

舊唐書白居易傳先是潁川陳孝先與釀酒法味甚佳博陵崔晦叔與琴韻甚清蜀客姜發授秋思聲甚澹弘農楊貞一與青石三方長平滑可以坐臥太和三年夏樂天始得請為太子賓客分秩於洛下息躬於池上凡三任所得四人所與洎吾不才身今

率為池中物每至池風春池月秋水香蓮開之旦露清
鶴唳之夕ㄧㄧㄧㄧㄧㄧㄧㄧㄧㄧㄧ頽然自適不
知其他

香火社

舊唐書白居易傳會昌中請罷太子少傅以刑部尚書致仕與香山僧如滿結ㄧㄧ
ㄧ每肩輿往來白衣鳩杖自稱香山居士

奏清商樂

唐書尉遲敬德傳敬德晚節謝賓客不與通餉
觀沼ㄧㄧㄧㄧ自奉養甚厚又餌雲母粉為方士術延年

自放山野

唐書蕭倣傳既老家於洛歲時賓客請謝以為煩乃舍濟源墅ㄧㄧㄧㄧ優游窮年

醉吟先生

唐書白居易傳居官輒病去遂無立功名意與弟行簡從祖弟敏中友愛東都所居履道里
疏沼種樹搆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自號ㄧㄧㄧ為之
傳

灌畦掇薪

唐書元結傳父延祖三歲而孤仁基勅其母曰此兒且祀我因名而字之遠長不仕
年過四十親姬強勸之再調舂陵丞輒棄官去曰人生
衣食可適饑飽不宜復有所須每ㄧㄧㄧ以為有生

之役過此吾不思也

七松處士 唐書鄭薰傳薰端勁再知禮部舉引寒俊士類多之既老號所居為隱巖蒔松于庭號｜｜｜｜云

不問賢鄙為酣飫 唐書元德秀傳所得奉祿悉衣食人之孤遺者歲滿笥餘一縑駕柴車去愛陸渾佳山水乃定居不為牆垣扃鑰家無僕妾歲饑日或不爨嗜酒陶然彈琴以自娛人以酒肴從之｜｜｜｜｜｜

同年會比唐九老 宋史司馬池傳旦生於丙午與文彥博程公珣席汝言為｜｜｜賦詩繪象世以為盛事｜｜｜按旦池子

養猿鶴翫琴書 宋史石揚休傳揚休喜閒放平居｜｜｜｜｜吟詠自適與家人言未嘗及朝廷事

烏帽皂履絺袍革帶 宋史杜衍傳衍清介不殖私產既退寓南都凡十年第宅卑陋才數十楹居之裕如也出入從者十許人｜｜｜｜｜｜｜｜或勸衍為居士服衍曰老而謝事尚可竊高士名耶

築室東

坡宋史蘇軾傳以黄州團練副使安置軾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間｜｜于｜｜自號東坡居士與田

父野老相從溪山間見上燕游十友宋史李貽玘傳居閑十五年自號樂靜先

生寫意法書圖畫貯于十囊命曰｜｜｜｜為之序以為與今之人友或趨附而陷于禍吾寧與十者友久益

有味也擷杷菊取溪魚宋史林大中傳大中罷歸屏居十二年未嘗以得喪關其心作圃龜

津之上客至｜｜｜｜｜觴酒賦詩時事一不以掛口觴酒賦詩時事不以掛口

見上作滄浪亭宋史文苑傳蘇舜欽在蘇州買水石｜｜｜｜焚香煮茗終日不

聽客去金史世宗諸子永功子璹傳居汴中家人日多俸入少客至貧不能具酒肴蔬飯共食｜｜｜

｜盡出藏書談大定明昌以來故事｜｜｜｜｜｜樂而不厭也居家類寒素金史永暉傳承

暉生而富貴丨丨丨丨丨常置司馬光蘇軾像於書室曰吾師司馬而友蘇公平章政事完顏守貞素敬之與為忘年交

師司馬友蘇公 見上

讀書黄華山寺 金史王廷筠傳明昌元年四月召廷筠試館職中選御史臺言廷筠在館陶嘗犯贓罪不當以館閣處之遂罷乃卜居彰德買田隆慮丨丨丨丨丨丨因以自號

杜門有琴籍寄臥有蒲榻 黄憲天祿閣外史春秋之期有牲醪足以供祭一日之餐有蔬食足以為嘗畫則丨丨丨丨丨足以為娛夜則丨丨丨丨足以為安

自有濠梁間想 劉義慶世說簡文在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木便丨丨丨丨丨也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容身而遊滿腹而去 酈道元水經注李固與弟圕書曰固今年五十七鬢髮已白所為丨丨丨丨丨丨丨周觀天下獨未見益州耳昔嚴夫子常言經有五涉其四州有九

遊其八欲類此子夫

暑月臨水以荷為杯 趙璘因話錄靖安李少師雖居貴位不以威重隔物與賓僚飲宴談笑曲盡布衣之歡不記過失善飲酒｜｜｜｜｜｜｜｜滿酌密繫持近人口以筯刺之不盡則重飲盡散有人言昨飲大歡者公曰今日言歡則明前之不歡無論好惡一不得言

看盤鈴傀儡 韋絢劉賓客嘉話錄大司徒杜公在維揚也常名賓幕閑語我致政之後必買一小駟八九千者飽食訖而跨之著一麤布襴衫入市｜｜｜｜｜足矣

芳草多情賴此點綴 馮贄雲仙雜記午橋莊小兒坡茂草盈里晉公每使數羣羊散于坡上曰｜｜｜｜｜｜｜｜也

載浮萍為鴨作裀褥 馮贄雲仙雜記浮光多美鴨太原少尹樊千里買百隻置後池｜數東｜｜入池使｜｜｜｜

｜鶴飛為驗 彭乘墨客揮犀林逋隱居杭州孤山嘗畜兩鶴縱之則飛入雲霄盤旋久之復入籠

中道常泛小艇遊西湖寺時有客至適所居則一童子出應門延客坐為開籠縱鶴良久道必棹小舡而歸蓋常以丨丨丨丨也

江山風月主人

東坡志林臨皋亭下八十數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嵋雪水吾飲食沐浴皆取焉何必歸鄉哉丨丨丨丨本無常主閒者便是丨丨

四不出四不赴

邵伯溫聞見前錄康節先公每歲春二月出四月天氣漸熱即止八月出十一月天漸寒即止故有詩云時有丨丨丨會有丨丨丨注四不出大風大雨大寒大暑四不赴公會葬會生會醵會

逍遙內階詠詩

南軒

葉夢得避暑錄話夕則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百家衆氏投閒而作

竹簟暑風茅檐

冬日

葉夢得避暑錄話涼丨丨丨丨之丨丨曝丨丨之丨丨丨

雙犢版轅掛酒車上

陸游南唐書史虛白傳南游至九江落星灣因家焉常乘丨丨丨丨丨丨壺丨丨山童總角負一琴一酒瓢以從往

來廬山絶意世事**終日醉吟溪上**羅誘宜春傳信録朝議大夫李觀字夢符歷官知處州不就請監衛州南嶽廟以歸遠至溪洞洞中有抱一堂水仙亭有梅所曰香雪塢有衆花處曰繡錦谷貯書史曰文藪｜｜｜｜｜於｜｜於世味淡如也

酒肆神仙周密齊東野語林外字豈凡泉南人詞翰瀟爽詼諧不羈飲酒無算在上庠暇日獨遊西湖幽寂處得小旗亭飲焉外羙風姿角巾羽氅飄飄然神仙中人也豫市虎皮錢篋數枚藏腰間每出其一入酒家保傾倒使視其數酬酒直即藏去酒且盡復出一篋傾倒如初遠暮所飲幾斗餘不醉而篋中錢若循環無窮者肆人皆驚異之將去索筆題壁間曰藥壚丹竈舊生涯白雲深處是吾家江南戀酒不歸去老却碧桃無限花明日都下盛傳其家｜｜有｜｜至云

分漁樵半席周密齊東野語余負日茅簷｜｜｜｜｜｜

睡仙亭周密齊東野語杜牧有睡癖夏侯隱號｜｜

亦成趣釋惠洪冷齋夜話余居鍾山最久超然山水間｜｜｜｜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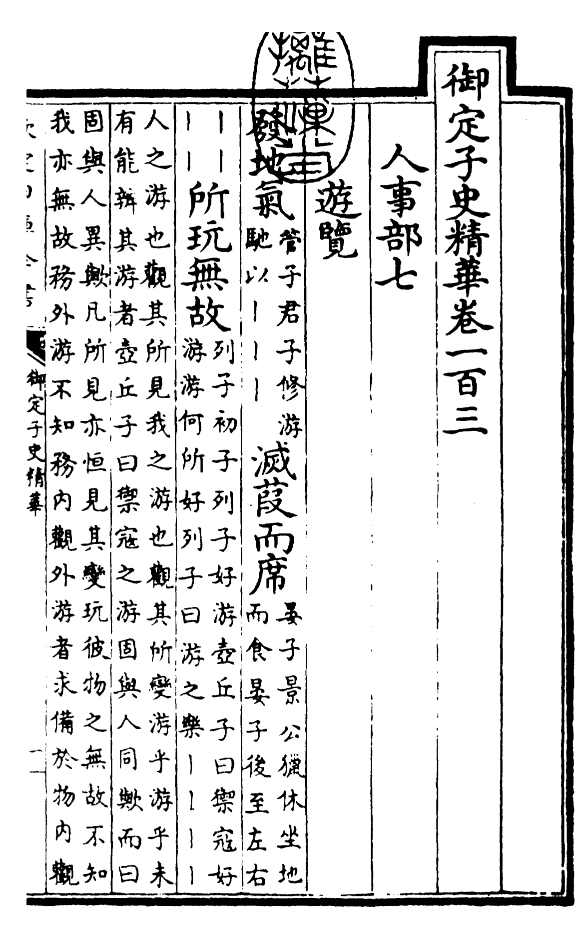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張　泰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三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三

人事部七

遊覽

發地氣 管子君子修游馳以｜｜｜

滅葭而席 晏子景公獵休坐地而食晏子後至左右｜｜｜｜

所玩無故 列子初子列子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樂｜｜｜｜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游乎游乎未有能辨其游者壺丘子曰禦寇之游固與人同歟而曰固與人異歟凡所見亦恒見其變玩彼物之無故不知我亦無故務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

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於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爲不知游壺丘子曰游其至乎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眡物物皆游矣物物皆觀矣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故曰游其至矣乎游其至矣乎

物物皆游

見上

濠上

莊子與惠子游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丨也

游雕陵

莊子莊周丨乎丨丨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顙而集於栗林莊子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褰裳躩步執彈而留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蜋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眞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

反走虞人逐而誶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藺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為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顙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為戮吾所以不庭也

忘身 見上

山林皐壤 莊子||||與||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

忘百憂遺朝饑 抱朴子登峻則望遠以||||臨深則俯覽以||||

探禹穴 史記太史公自序年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闚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

尤樂杜鄠之間 漢書宣帝紀數上下諸陵周徧三輔常困於蓮勺鹵中||||||率常在下杜

每風景必造峴山 晉書羊祜傳祜樂山水|||||||置酒言懷終日不倦

高陽倒載 晉書山簡傳簡優游卒歲惟酒是耽諸習

氏荆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遊嬉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兒童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丨丨池日夕丨丨丨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籬舉鞭問葛彊何如并州兒

登臨山水竟日忘歸 晉書阮籍傳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丨丨丨丨丨丨丨

樂其風土 晉書阮籍傳籍常從容言於帝曰籍平生曾游東平丨丨丨丨帝大悅即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鄣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

常自得於林臯之間 晉書阮脩傳性簡任不修人事絕不喜見俗人遇便舍去意有所思率爾褰裳不避晨夕至或無言但欣然相對常步行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富貴而不肯顧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與兄弟同志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百錢掛杖頭見上

會其得意忽焉忘反 晉書嵇康傳康常採藥遊山澤丨丨丨丨丨丨丨

名山

勝川靡不窮究　晉書孫統傳性好山水乃求爲鄞令轉在吳寧居職不留心碎務縱意游肆｜｜｜｜｜

每游賞必以妓女從　晉書謝安傳安雖放情丘壑然｜｜｜｜｜

｜｜蘭亭修禊　晉書王羲之傳嘗與同志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爲之序以申其志曰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事也

我卒當以樂死　晉書王羲之傳羲之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游弋釣爲娛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採藥石不遠千里徧游東中諸郡窮諸名山泛滄海歎曰｜｜｜｜｜

竹下諷嘯　晉書王徽之傳時吳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欲觀之便出坐輿造｜｜｜｜良久主人灑埽請坐徽之不顧將出主人乃閉門徽之便以此賞之盡歡而去

無車公不樂　晉書車氏傳善于賞會當時每有盛坐而武不在皆云｜｜｜｜｜謝安遊集之日

輙開筵待之

窈窕尋壑崎嶇經丘　晉書陶潛傳既｜｜以亦｜｜而｜｜

隨御者所之　宋書鄭鮮之傳性好游行命駕或不知所適｜｜｜｜

相賞有松石間意　宋書蕭思話傳嘗從太祖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盤石清泉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鍾酒謂曰｜｜｜｜｜｜｜

臥游　宋書宗炳傳好山水愛遠游西陟荊巫南登衡岳因而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嘆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覩唯當澄懷觀道｜以｜之

人外之游　宋書孔淳之傳與徵士戴顒王宏之及王裕之等共為｜｜｜｜

步屧白楊郊野　齊書高帝紀粲位任雖重無經世之畧踈放好酒｜｜｜｜｜｜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飲按粲袁粲

携手春林負杖秋澗　齊書劉善明傳少與崔祖思友善祖思出為青冀二州善明遺書曰昔時之游於今邈矣或｜｜｜｜或

丨丨丨丨逐清風於林杪追素月於園垂如何故人徂落殆盡足下方擁旄北服吾剖竹南甸相去千里間以江山人生如寄來會何時

逐清風於林杪追素月於園垂見上

談討芝桂借訪荔蘿齊書褚伯玉傳褚先生從白雲游舊矣古之逸民或留慮兒女或使華陰成市而此子素然唯朋松石介於孤峯絕嶺者積數十載近故要其來此冀慰日夜比丨丨丨丨丨若已窺烟液臨滄洲矣

窺烟液臨滄洲見上

欣玩水石齊書明僧紹傳僧紹弟慶符爲青州僧紹之糧食隨慶符之鬱洲住弇榆山棲雲精舍丨丨丨丨竟不一入州城

暢餘陰於山澤託暮情於魚鳥齊書劉虯傳竟陵王子良致書通意虯荅曰虯四節卧病三時營灌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寧非唐虞重恩周邵宏施

睇赭岑瞻鵠岸梁書張纘傳近丨丨丨逞丨丨丨島

嶼蒼茫風雲蕭散

適性遊履 梁書蕭幾傳末年專尚釋教爲新安太守郡多山水特其所好丨丨丨丨遂爲之記

漾桂棹於清池席落英於曾岨 梁書謝幾卿傳下官自奉違南浦卷迹東郊望日臨風瞻言佇立仰尋惠渥陪奉遊宴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蘭香兼御羽觴競集側聽餘論沐浴玄流濤波之辯懸河不足譬春藻之辭麗文無以匹莫不相顧動容服心勝口不覺春日爲遙更謂修夜爲促

不覺春日爲遙更謂修夜爲促 見上

不簪不帶恣心所適 梁書何點傳點雖不入城府而遨遊人世丨丨丨丨或駕柴車躡草屨丨丨丨丨致醉而歸

泛長江而置酒 陳書孫瑒傳出鎮郢州乃合十餘船爲大舫於中立亭池植荷芰每良辰美景賓僚並集丨丨丨丨丨丨亦一時之勝賞焉

有濟勝之具 南史劉歊傳性重興樂尤愛山水登

危履嶮必盡幽遐人莫能
及皆歎其｜｜｜｜｜

桃花淥水之間秋月春風之下 南史循吏傳序十許年中百姓無犬吠之驚都邑之盛士女昌逸歌聲舞節袨服華妝｜｜｜｜｜｜｜｜｜｜｜

素玩麗矚 南史隱逸傳論松山桂渚非止｜｜碧澗清潭翻成｜｜

無往非適

高不升無小不入 魏書任城王澄傳車駕還洛引見王公侍臣於清徽堂高祖曰此堂成來未與王公行宴樂之禮後東閤廡堂粗復始就故今與諸賢欲｜｜而｜｜｜而｜｜

挾彈攜壺遨遊里閈 北齊書李元忠傳元忠雖居要任初不以物務干懷唯以聲酒自娛大率常醉家事大小了不關心園亭之內羅種果藥親朋尋詣必留連宴賞每｜｜｜｜｜｜｜遇會飲酌蕭然自得

踏青 舊唐書代宗紀上元二年二月壬午幸昆明池｜｜

文會之盛當時莫比 舊唐書楊師道

傳師道退朝後必引當時英俊宴集園池而||||||||雅善篇什又工草隸酣賞之際援筆直書有如宿構太宗每見師道所製必吟諷嗟賞之

樂游原 唐書太平公主傳始主作觀池|||以爲盛集既敗賜寧申岐薛四王都人歲祓禊其地

乘小駟游僧寺名園 宋史符彥卿傳居洛陽七八年每春月||||從家僮一二|||||優游自適

老稚爭爲挽舟 金史許古傳古性嗜酒老而未衰每乘舟出村落間留飲或十數日不歸及泝流而上|||||||數十里不絕其爲時人愛慕如此

晚造仙府 金史王若虛傳金亡微服北歸鎮陽與渾源劉郁東游泰山至黃峴峯憩萃美亭顧謂同游曰汩沒塵土中一生不意||||年乃|||||誠得終老此山志願畢矣

山水佳處嗚琴賦詩 元史阿榮傳日與韋布之士游所至||||||||日夕忘返

龍山三老 元史

張德輝傳與元裕李治游封龍山時人號爲|||云

萬里一息 王嘉拾遺記帝使風后負書常伯荷劍旦遊洹流夕歸陰浦行||而||

書史十人記行 王嘉拾遺記穆王巡行天下馭黃金碧玉之車傍氣乘風起朝陽之岳自明及晦窮寓縣之表有||||其所|之地又副以瑤華之輪十乘隨王之後以載其書也

瑤華載書 見上

凌雲意 劉義慶世說荀中郎在京口登北固望海云雖未覩三山便自使人有|||

應接不暇 劉義慶世說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

人情開滌 劉義慶世說王司州至吳興印渚中看歎曰非唯使||||亦覺日月清朗

昇眺清遠勢盡川陸 酈道元水經注城西北隅有小城周三里北面列觀臨河苕苕孤上景明中言之壽春路直茲邑|||||||羇途遊至有傷深情

援蘿騰崟

尋葛降深 酈道元水經注涑水又西南屬於陂陂分為二城南西兩陂左右澤渚東陂世謂之晉興澤東西二十五里南北八里南對鹽道山其西則石壁千尋東則磻谿萬仞方嶺雲迴奇峯霞舉孤標秀出罩絡羣山之表翠柏蔭峯清泉灌頂郭景純云世所謂鴦漿也發于上而潛于下矣厥頂方平有良藥神農本草曰地有固活女疏銅芸紫菀之族也是以緇服思玄之士鹿裘念一之夫代往遊焉路出北巘勢多懸絕來去者咸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於東則連木乃陟百梯方降巖側縻鎖之跡仍今存為故亦曰百梯山也

尋梁契集 酈道元水經注昔智伯之遏晉以水灌晉陽其川上源後人踵其遺跡蓄以為沼沼西際山枕水有唐叔虞祠水側有涼堂結飛梁於水上左右雜樹交蔭希見曦景至有淫朋密友羈遊宦子莫不丨丨丨丨用相娛慰於晉川之中最為勝處

俯仰目對魚鳥極望水木明瑟 酈道元水經注

其水北爲大明湖西即大明寺寺東北兩面側湖此水便成淨池也池上有客亭左右楸桐負日｜｜｜｜｜｜｜｜｜｜｜｜可謂濠梁之性物我無違矣

竹柏之懷與神心妙達酈道元水經注

黑山在縣北白鹿山東清水所出也上承諸陂散泉積以成川南流西南屈瀑布垂巖懸河注壑二十餘丈雷扑之聲震動山谷左右壁層深獸跡不交隍中散水霧合視不見底南峯北嶺多結禪栖之士東巖西谷又是剎靈之圖｜｜｜｜｜｜｜｜｜｜仁智之性共山水効深更爲勝處也其水歷澗飛流清泠洞觀謂之清水矣

思不周賞情之圖狀酈道元水經注水出朝歌城北東流南屈至其城東又東流與美溝合水出朝歌西北大嶺下更出逕駱駝谷於中逶迤九十曲故俗有美溝之目矣歷十二崿崿流相承泉響不斷迓水捍注倦後深深隍隍間積石下通水穴爲變觀者若｜｜｜｜｜｜｜矣

憑依舊居取

暢林木酈道元水經注二館之城澗曲泉清山高林茂風烟披薄觸目怡情方外之士尚｜｜｜

｜｜｜按注云二館謂樊於期館荊軻館並有一城木一作水

嬉處酈道元水經注東流至唐城西北隅堨而爲湖俗謂之唐池蓮荷被水勝遊多萃其上信爲｜｜也

俯仰池潭意深魚鳥酈道元水經注桑乾枝水又東流津委浪通結兩湖東湖西浦淵潭相接水至清深晨鳧夕鴈泛濫其上黛甲素鱗潛躍其下｜｜｜｜｜｜｜｜｜所寡唯良木耳

林淵錦鏡綴目新眺酈道元水經注其水之東轉逕靈巖南鑿石開山因崖結構其容巨壯世法所締山堂水殿烟寺相望｜｜｜｜｜｜｜｜

鳬没鸞舉酈道元水經注渠水又東枝分南入華林園歷疏圃南圃中有古玉井井悉以珉玉爲之以緇石爲口工作精密猶不變古璨焉如新又瑤華宮南歷景陽山北山在都亭堂上結方湖湖中起御坐石也御

坐前建蓬萊山曲池接筵飛沼拂席南面射侯夾席武峙背山堂上則石路崎嶇巖嶂峻嶮雲臺風觀纓巒帶阜遊觀者升降耶閣出入虹陛望之狀|||矣其中引水飛睾傾瀾瀑布或枉渚聲溜潺潺不斷竹柏蔭於層石繡薄叢於泉側微飇暫拂則芳溢於六空入為神居矣

泛舟昇陟取暢幽情

酈道元水經注潁水又東五渡水注之其水導源嵩高縣東北太室東谿縣漢武帝置以奉太室山俗謂之崧陽城及春夏雨泛水自山頂而迭相灌澍崿流相承為二十八浦也陽旱輟津而石潭不耗道路遊憩者唯得餐飲而已無敢澡盥其中苟不如法必數日不豫是以行者惲之山下大澤周數里而清深肅潔水中有立石高十餘丈廣二十許步上甚平整緇素之士多|||||||其水東流南陽城西石溜縈委溯者五涉故亦謂之五渡水

綠竹蔭渚菁菁實望

酈道元水經注雎水又東南流歷於竹圃水次||

｜｜｜｜｜｜世人言梁王竹園也**深沉幽翳可以託業怡生**酈道元水經注自入萊蕪谷夾路連山百數里水隍多行石澗中出草藥饒松栢林藿綿濛崖壁相望或傾岑阻徑或迴巖絕谷清風鳴條山壑俱響凌高降深兼惴慄之懼危蹊絕徑過懸度之艱未出谷十餘里有別谷在孤山谷有清泉泉上數丈有石穴二口容人行入穴丈餘高九丈許廣四五丈言是昔人居山之處薪㸑烟墨猶存谷中林木緻密行人鮮有能至矣又有少許山田引灌之蹤尚存出谷有平丘西山傍水土人悉以種麥云此丘不宜殖稷黍而宜麥齊人相承以殖之意謂麥丘所栖愚公谷也何其｜｜｜｜｜｜｜｜如此也余時逕此為之踟躕為之屢眷矣**提琴命友嬉娛永日桂櫂尋波輕林委浪**酈道元水經注巨洋水自朱虛北入臨朐縣熏冶泉水注之水出西谿飛泉側瀨於窮坎之下泉谿之上源麓之側

有一祠目之爲冶泉祠按廣雅金神謂之清明斯地蓋古冶官所在故水取稱焉水色澄明而清冷特異淵無潛石淺鏤沙文中有古壇參差相對後人微加功飾以爲嬉遊之處南北邃岸凌空疎木交合先公以太和中作鎮海岱余總角之年持節東州至若炎夏火流閒居倦想｜｜｜｜｜｜｜｜｜｜｜｜｜｜｜｜琴歌既洽懽情亦暢是焉棲寄實可憑衿

目不周翫情不給賞 酈道元水經注沮水南逕臨沮縣西清谿水注之水出縣西青山山之東有濫泉即青谿之源也口徑數丈其深不測其泉甚靈潔至於炎陽有亢陰雨無時以穢物投之輒能暴雨其水導源東流以源出青山故以青谿爲名尋源浮谿奇僞深峭盛弘之云稠木傍生凌空交合危樓傾岳恒有落勢風泉傳響於青林之下巖猨流聲於白雲之上遊者常若｜｜｜｜｜｜｜｜｜｜

山水有靈亦驚知己於千古 酈道元水經注宜都記曰自黃牛灘

東入西陵界至峽口一百許里山水紆曲兩岸高山重嶂非日中夜半不見日月絕壁或千許丈其石彩色形容多所像類林木高茂略盡冬春猿鳴至清山谷傳響泠泠不絕所謂三峽此其一也崧言常聞峽中水疾書記及口傳悉以臨懼相戒曾無稱有山水之美也及余來踐躋此境既至欣然始信之耳聞不如親見矣其疊崿秀峯奇構異形固難以辭叙林木蕭森離離蔚蔚乃在霞氣之表仰矚俯映彌習彌佳流連信宿不覺忘返目所履歷未嘗有也既自欣得此奇觀｜｜｜｜｜當｜｜｜｜｜｜｜矣

觸岫延賞 酈道元水經注

北則嶂山與崍山接二山雖曰異縣而峯嶺相連其間傾澗懷烟泉谿引霧吹畦風馨｜｜｜｜是以王元琳謂之神明境

神明境 見上

棲託者不能自絕於其側 酈道元水經注

沅水又東逕平山西南臨沅水寒松上蔭清泉下注｜｜｜｜｜｜｜｜｜｜

帆隨湘轉望衡九

面酈道元水經注衡山東南二面臨映湘川自長沙至此江湘七百里中有九背故漁者歌曰｜｜｜｜｜｜｜｜山上有飛泉下注下映青林直注山下望之若幅練在山矣

聚芳圖百花帶馮贄雲仙雜記宋澗春游山谷見奇花異草則係於帶上歸而圖其形狀名｜｜｜｜｜｜人多效之

吳越之士號爲水仙袁郊甘澤謠陶峴者彭澤之子孫也自製三舟備極堅巧一舟自載一舟致賓一舟貯飲饌客有前進士孟彥深進士孟雲卿布衣焦遂各置僕妾共載而峴有女樂一部奏清商曲逢奇遇興則窮其景物興盡而行峴且聞名朝廷又值天下無事經過郡邑無不招延峴拒之曰某麋鹿閒人非王公上客亦有未招而自請者緊方伯之爲人江山之可駐｜｜｜｜｜｜｜｜

小留龍門賞雪邵伯溫聞見前錄謝希深歐陽永叔官洛陽時同游嵩山自潁陽歸暮抵龍門香山雪作登石樓望都城各有所懷

忽於烟靄中有策馬渡伊水來者既至乃錢相遣廚傳歌妓至吏傳公言曰山行良勞當｜｜｜｜府事簡無遽歸也錢相遇諸公之厚類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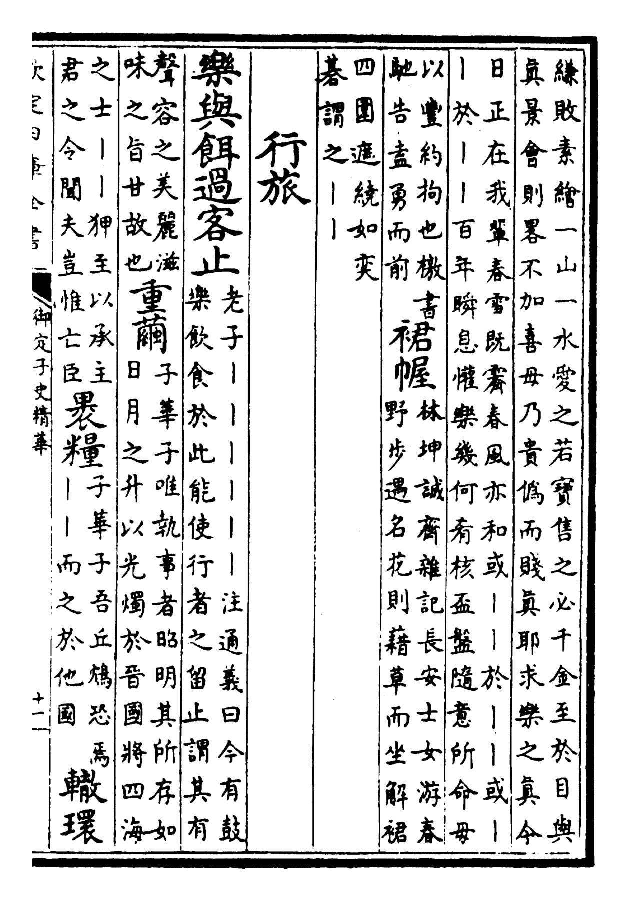
自序遊山錄 邵伯温聞見前錄司馬温公凡所經從多有詩什｜作｜曰｜｜｜士大夫爭傳之

載酒持被囊往來嵩少間 葉夢得石林燕語几本武士元豐間換文資以中大夫致仕居洛中率騎牛挾女奴五七輩｜｜｜｜｜｜｜初不為定所遇得意處即解囊藉地傾壺引滿旋度所聲自為辭使女奴共飲之醉則就枕不去雖暴露不顧也按几劉

浣花遨頭 陸游老學菴筆記四月十九日成都謂之几｜｜｜｜宴於杜子美草堂滄浪亭傾城皆出錦繡夾道自開歲宴遊至是而止故最盛於他時

記意宛然 張仲才文始眞經昔游再到｜｜｜｜

坐釣鷗邊行歌犢外 陶宗儀輟耕錄林昉田間書載會友人遊山檄云人有殘



纔敗素繪一山一水變之若寶售之必千金至於目與真景會則畧不加喜毋乃貴偽而賤真耶求樂之真令日正在我輩春雪既霽春風亦和或丨丨於丨丨或丨丨於丨丨百年瞬息懽樂幾何有核盃盤隨意所命毋以豐約拘也檄書馳告盡勇而前

裙幄 林坤誠齋雜記長安士女游春野步遇名花則藉草而坐解裙四圍遮繞如奕碁謂之丨丨

行旅

樂與餌過客止 老子丨丨丨丨丨丨注通義曰今有鼓樂飲食於此能使行者之留止謂其有聲容之美麗滋味之旨甘故也

重繭 子華子唯孰事者昭明其所存如日月之升以光燭於晉國將四海之士丨丨狎至以承主君之令閭夫豈惟亡臣

裹糧 子華子吾丘鴆恐為丨丨而之於他國

轍環

河滸子華子日者主君之名也孔子丨丨於丨丨而弗肯以濟載書甚多墨子墨子南游使衛關中丨丨丨丨弦唐子見而怪曰吾夫子教公尚過曰揣曲直而已今夫子載書甚多何有也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修至於今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農耕之難吾安敢廢此嫁衛列子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大夫眎之猶衆庶也國不足將丨於丨注自家而出謂之嫁逆旅列子楊朱過宋東之於丨丨舍者爭席列子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也楊朱不答至舍進涫漱巾櫛脫屨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請夫子辭行不間是以不敢今夫子間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楊朱蹙然變容曰敬聞命

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與之||矣

三月聚糧 莊子適莽蒼者三飡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

宿舂糧 上見

車馬有行色 莊子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得微往見跖耶

税車放馬設舍以宿 韓非子昔者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而|||||

見大樹必寢其下 呂氏春秋令行者|||解衣懸冠倚劍而|||大樹非人之情親知交也而安其若此者信也陵上巨木人以爲期易知故也

還軫 國語臣從君|巡於天下

贏縢履蹻負書擔囊 戰國策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絶去秦而歸||||||形容枯槁面目棃黑狀有愧色

遇奪釜鬲 戰國策蔡澤見逐於趙而入韓魏|||於

涂

約車治裝 戰國策於是｜｜｜｜載券契而行 日百而舍 戰國策蘇子說李兌曰雒陽乘軒車蘇秦家貧親老無罷車駑馬桑輪蓬篋羸縢負書擔橐觸塵埃蒙霜露越漳河足重繭｜｜｜｜造外闕願見於前口道天下之事

衣焦不申頭塵不去 戰國策魏王欲攻邯鄲季梁聞之中道而反｜｜｜｜｜｜往見王注焦卷也

伏軾結靷 戰國策中國白頭遊遨之士皆積智欲離秦韓之交｜｜｜｜｜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韓者也

結軼 史記孝文帝紀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為之怛惕不安未嘗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於道以諭朕意於單于注索隱曰鄒氏軼音逸漢書作轍顧氏按司馬彪云結謂車轍回旋錯結也

蹈毳即橋 史記河渠書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山行｜｜

一車兩馬 史記孔子世家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

之｜乘｜｜｜｜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

莊舄越聲 史記陳軫傳越人｜｜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亦思越不中謝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也

孔席不煗墨突不黔 漢書敘傳聖喆之治棲棲皇皇｜｜｜｜｜｜｜｜注師古曰孔孔子墨墨翟也突竈突也黔黑也言志在明道不暇安居

持衰 後漢書東夷傳倭行來度海令一人不櫛沐不食肉不近婦人名曰｜｜若在途吉利則雇以財物如病疾遭害以爲持衰不謹便共殺之

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 後漢書西域傳和帝永元九年都護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若遇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齎三歲糧｜｜｜｜｜｜｜｜｜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

鶴望蜀志諸葛亮傳注郭冲五事曰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而計日徘徊九皐之內

慷慨重阜之巔晉書趙至傳迴風狂厲白日寢光徙倚交錯陵隰相望｜｜｜｜｜｜｜｜｜｜進無所由退無所據涉澤求蹊披榛覔路嘯詠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之心所懼也

涉澤求蹊披榛覔路見上總轡遐路懸鞍陋宇晉書趙至傳飄颻遠游之士托身無人之鄉｜｜｜｜則有前言之難｜｜｜｜則有後慮之戒朝霞啟暉則身疲而遄征太陽戢暉則情劬而夕惕肆目平隰則寥廓而無覩極聽修原則掩寂而無聞吁其悲矣心傷瘁矣晨看旅

鴈昏望牽牛陳書徐陵傳｜｜｜｜｜心赴江淮｜｜｜｜情馳揚越僑士唐書錢徽傳居穀城穀城令王郢善接｜｜遊客以財貸饋坐是得罪觀察使樊澤視其簿獨徹無有琴鶴自隨

宋史趙抃傳趙抃字閱道神宗立名知諫院及謝帝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丨一丨丨丨為政簡易亦稱是乎

夜視星斗而行 金史趙興祥傳興祥以父任閤門祗候調告省親於白霫會遼季土賊據郡作亂興祥攜母及弟妹奔燕京不能進乃自柳城涉沙磧丨丨丨丨丨丨僅達遼軍而不知遼主所向遂還柳城及妻室獲遼主興祥乃歸國從宗望伐宋為六宅使

津濟道宿所至如歸 逸周書四方遊旅旁生忻通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九登十陟 焦氏易林丨丨丨丨馬跌不前管子佐之乃能上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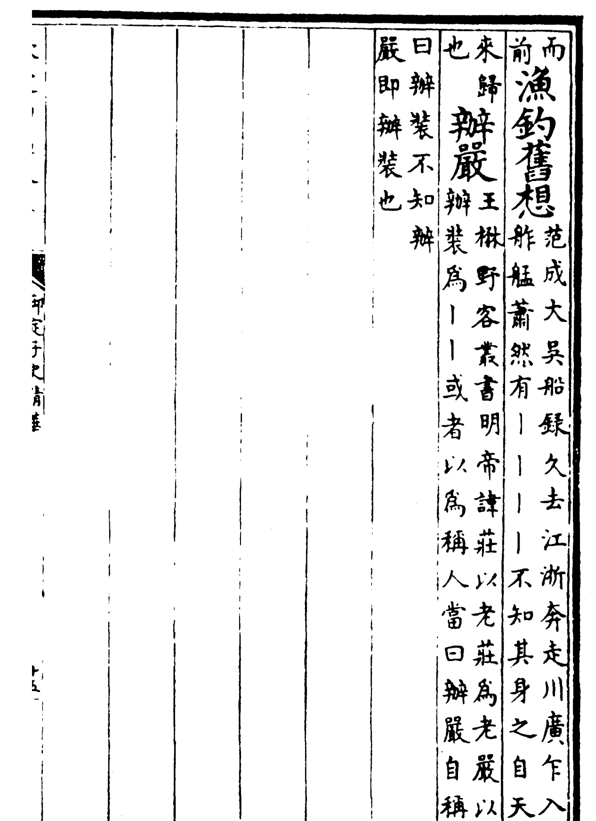
舉瓦觴飧鬼草 黃憲天祿閣外史今日暮重關渭水東流秦嶺蒼然烏鵶雲木有廬在焉請與子偕歸以薪為榻丨丨丨丨丨丨聊以娛子懷也

朝發白帝暮到江陵 酈道元水經注自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畧無闕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非停午夜分不見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泝阻絕

王命急宣有時｜｜｜｜｜｜｜｜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御風不以疾也春冬之時則素湍綠潭迴清倒影絶巘多生怪柏懸泉瀑布飛漱其間清榮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澗肅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淒異空谷傳響哀轉久絶故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

朝發黃牛暮宿黃牛 酈道元水經注下有灘名曰黃牛灘南岸重嶺疊起最外高崖間有色如人負刀牽牛人黑牛黃成就分明既人跡所絶莫得究焉此巖既高加江湍紆迴雖途遥信宿猶望見此物故行者謡曰｜｜｜｜｜｜｜｜｜言水路紆深迴望如一矣

開囊取縑償甕 李肇國史補澠池道中有車載瓦甕塞於隘路屬天寒冰雪峻滑進退不得日向暮官私客旅羣隊鈴鐸數千羅擁在後無可奈何有客劉頗者揚鞭而至問曰車中甕直幾錢答曰七八千頗遂開囊取縑立償之命僮僕登車斷其結絡悉推甕於崖下須臾車輕得進羣噪



而前

漁釣舊想 范成大吳船錄久去江浙奔走川廣乍入舴艋蕭然有丨丨丨丨不知其身之自天

來歸也

辦嚴 王楙野客叢書明帝諱莊以老莊爲老嚴以辦裝爲丨丨或者以爲稱人當曰辦嚴自稱曰辦裝不知辦嚴即辦裝也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三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四

人事部八

干謁

錦衣吹笙呂氏春秋墨子見荆王｜｜｜｜因也苞苴竿牘莊子小夫之知不離｜｜｜｜敝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太初禽犢荀子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爲｜｜負鼎鼓刀淮南子伊尹｜｜而干湯呂望｜｜｜而入周早夜掃門史記齊王世家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齊相舍人｜外相

舍人怪之以爲物而伺之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爲子掃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勃曹參因以爲舍人一爲參御言事參以爲賢言之齊悼惠王名見拜爲內史

所言不可過今日

史記陳丞相世家平至修武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名入是時萬石君奮爲漢王中涓受平謁入見平平等七人俱進賜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爲事來丨丨丨丨以丨丨丨於是漢王與語悅之

承意觀色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強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爲人也然而丨丨丨丨爲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生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爲言邪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

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髡見一語連三日三夜無倦

一語連三日三夜無倦 見上

牛鼎之意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丨丨丨丨乎

躡蹻擔簦 史記平原君傳虞卿者游說之士也丨丨丨丨說趙孝成王

人皆謂之狂生生謂我非狂生 史記酈生傳後聞沛公將兵畧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酈生里中子也沛公時時問邑中賢士豪俊騎士歸酈生見謂之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畧此眞吾所願從游莫爲我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丨丨丨丨丨丨丨自丨丨丨丨丨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第言之

吾高陽酒徒非儒人　史記朱建傳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助楚誅不義敬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沛公曰為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曰沛公敬謝先生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酈生瞋目按劒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也｜｜｜｜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謁曰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遽雪足杖矛曰延客入酈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衣露冠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事見而曰吾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夫足下欲興天下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為足下失之沛公謝曰向

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矣乃延而坐之

顧金錢 史記季布傳楚人曹丘生辯士數招權｜｜

曳長裾 漢書鄒陽傳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不可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乎

刺字漫滅 後漢書禰衡傳禰衡字正平平原般人也少有才辯而氣尚剛傲好矯時慢物興平中避難荊州建安初來遊許下始達潁川迺陰懷一刺既而無所之適至於｜｜｜｜

上統牀臥

又先責統食 蜀志彭羕傳羕欲納說先主乃往見龐統統與羕非故人又適有賓客羕徑｜｜｜｜｜謂統曰須客罷當與卿善談統客既罷往就羕坐羕｜｜｜｜｜然後共語因留信宿至於經日統大善之

自衒鬻 蜀志彭羕傳僕因法孝直｜｜｜龐統斟酌於其間遂得詣公於葭萌指掌而談論治世之務講霸王之義建取益州之策公亦宿慮明定即相然贊遂舉事焉

修刺奉瓜 吳志步騭傳世亂避

難江東單身窮困與廣陵衛旌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晝勤四體夜誦經傳會稽焦征羌郡之豪族人客放縱隲與旌求食其地懼爲所侵乃共｜｜｜｜｜以獻征羌

暴蓋露冠戢屨杖策

梁書武帝紀豈直｜｜｜｜｜｜不避寒暑遂乃｜｜｜｜風雨必至

負書車前狀若貨鬻

梁書劉勰傳勰自重其文欲取定沈約約時貴盛無由自達乃｜｜｜其｜候約出于之於｜｜｜｜｜者約便命取讀大重之謂深得文理常陳諸几案

依刀敕事御刀

南史茹法珍傳茹法珍會稽人梅蟲兒吳興人齊東昏時並爲制局監俱見愛幸自江祏始安王遥光等誅後及左右應敕捉刀之徒並專國命人間謂之刀敕權奪人主都下爲之語曰欲求貴職｜｜｜須得富豪｜｜｜

雖復零雨自天終待

雲興四嶽

北齊書魏蘭根傳愷少抗直有才辯魏末辟開府行參軍稍遷尚書郎齊州長史天保中

聘陳使副還青州長史固辭不就楊愔以聞顯祖大怒謂愔曰何物漢子我與官不肯就明日將過我自共語是時顯祖已失德朝廷皆爲之懼而愔情貌坦然顯祖切責之仍云死與長史孰優任卿選一處愔荅云能殺臣者是陛下不受長史者是愚臣伏聽明詔顯祖謂愔云何慮無人作官職苦用此漢何爲放其還家永不收採由是積年沉廢後遇楊愔於路微自披陳楊荅曰發詔按官咸由聖旨非選曹所悉公不勞見訴愔應聲曰｜｜｜｜｜｜｜｜｜｜｜｜｜｜｜公豈得言不知楊欣然曰此言極爲簡要更不須多語數日除霍州刺史按愔族弟

蘭根善附會　北齊書源彪傳文宗以貴族子弟昇朝列才識敏贍以幹局見知然好遊詣貴要之門故時論以小車盈巷皁蓋塡里　隋書盧思道傳朝露爲｜於｜｜｜末晞｜｜｜董石之｜夕陽且落｜｜｜｜｜｜｜｜閭賓之｜刺促望塵之舊遊伊優上堂之夜客夜

客見上婆娑府縣應劭風俗通杜客｜｜｜｜千與王岐殷殷沄沄俾夜作

晝徐幹中論桓靈之世其甚者也自公卿大夫州牧郡守王事不恤賓客為務冠蓋塡門儒服塞道饑不暇餐倦不獲已｜｜｜｜｜｜｜下及小司列成墨綬莫不相商以得人自矜以下士星言夙駕送往迎來亭傳常滿吏卒傳問炬火夜行閽寺不閉把臂捩腕扣天矢誓推託恩好不較輕重文書委於官曹繫囚積於囹圄而不遑省也

閑看華山王定保摭言平曾謁華州李相不遇吟曰老夫三日門前立珠箔銀屏晝不閑詩卷卻拋書袋裏譬如｜｜｜｜來

望火馬日遊神吳處厚青箱雜記皇祐嘉祐中未有謁禁士人多馳騖請託而法官尤甚有一人號｜｜｜又一人號｜｜｜｜蓋以其日有奔趨閒風即至未嘗暫息故也

風雪一家寒范公稱過庭錄建業進士遊上都貧不能自給以詩干韓相魏公一聯云

建業江山千里遠長安｜｜｜｜韓公憐之以百千賙焉

隨燕入長安 范公稱過庭錄石蒼舒與韓魏公有舊韓拜相石至干祿留數月無成石作詩以別歸云逸上句纂前二聖擁千官惟有掃門霜鬢客卻｜社｜｜｜｜韓覽之惻然遂注一官而去

廣爲道徑 陸游老學菴筆記司馬安四至九卿當時以爲善宦以今觀之則謂之拙宦可也彼汩喪廉恥｜｜｜｜者不數年至公相矣安用四至九卿哉

溫卷 趙彥衛雲麓漫抄唐之舉人先藉當世顯人以姓達之主司然後以所業投獻踰數日又投謂之｜｜如幽怪錄傳奇等皆是也

恩怨

所事之地常無怨 管子閑禍在除怨非有怨乃除之｜｜｜｜｜｜也

弱子下

瓦慈母操箠 管子生棟覆屋怨怒不及丨丨丨丨丨丨丨 風雨無鄉 管子丨丨丨丨

而怨怒不及也 怨利生孽 晏子凡有血氣者皆有爭心丨丨丨丨維義可以為長存 養其親

者身伉其難 晏子齊有北郭騷者結罘罔捆蒲葦織屨屨以養其親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竊說

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

遺之辭金受粟有間晏子見疑於景公出奔北郭子召

其友而告之曰吾說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焉

吾聞之丨丨丨丨丨丨丨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

白之 免於三怨 列子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人

妒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逮之孫叔敖曰吾爵益

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

以是丨丨丨丨丨可乎 辱我以腐鼠 列子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殷盛錢帛無量財貨無訾登高

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明瓊張中反兩檎魚而笑飛鳶適墜其腐鼠而中之俠客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嘗有輕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此而不報無以立懂於天下請與若等戮力一志率徒屬必滅其家爲等倫皆許諾至期日之夜聚衆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

不折鏌干不怨飄瓦 莊子復仇者｜｜｜｜｜雖有忮心者｜｜｜｜｜

虛船觸舟 莊子方舟而濟於河有｜｜來｜｜雖有惼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歙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逆言過耳兵甲相李 鶡冠子殊君異長不能相使｜｜｜｜｜｜｜｜

刖跪乞飲 韓非子齊中大夫有夷射者御飲於王醉甚而出倚於郎門門者｜｜請曰足下無意賜之餘瀝乎夷射曰叱

去刑餘之人何事乃敢丨丨長者刖跪走退及夷射去刖跪因捐水郎門霤下類溺者之狀明日王出而訶之曰誰溺於是刖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日中大夫夷射立於此王因誅夷射而殺之

樹黍不獲稷　淮南子丨丨丨者丨丨丨丨樹怨者無報德

怨府　國語苦成氏有三亡少德而多寵位下而欲上政無大功而欲大祿皆丨丨丨也

委土可以爲師保　國語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曰必隳其壘培吾將往焉若見壘培是見寅與吉射也尹鐸往而增之簡子如晉陽見壘怒曰必殺鐸也而後入大夫辭之不可曰是昭余讐也郵無正進曰昔先主文子少釁於難從姬氏於公宮有孝德以出在公族有恭德以升在位有武德以羞爲正卿有溫德以成其名譽失趙氏之典刑而去其師保基於其身以更復其所及景子長於公宮未及教訓而嗣立矣亦能纂修其身以受先業無謗於國順德以學子擇言以教子擇師保以相子今吾子嗣

位有文之典刑有景之教訓重之以師保加之以父兄子皆疏之以及此難夫尹鐸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吾何爲不增是以修之庶曰可以鑑而鳩趙宗乎若罰之是罰善也罰善必賞惡臣何望矣簡子說曰微子吾幾不爲人矣以免難之賞賞尹鐸初伯樂與尹鐸有怨以其賞如伯樂氏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祿辭曰吾爲主圖非爲子也怨若怨焉

怨若怨焉 見上

德講 戰國策若使子異人歸而得立趙厚送遣之是不敢倍德畔施是自爲｜｜

五百牒削去 戰國策孟嘗君逐於齊而復反譚拾子迎之於境謂孟嘗君曰君得無有所怨於齊士大夫孟嘗君曰有君滿意殺之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不知譚拾子曰事之必至者死也理之固然者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請以市諭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

願君勿怨孟嘗君乃取所怨
｜｜｜｜之不敢以爲言

將其頭爲飲器

戰國策趙
襄子最怨

智伯而｜｜｜｜
｜以｜｜｜｜

士爲知已者死

戰國策｜｜｜｜｜
｜女爲悅已者容

貿首

仇

戰國策夫周君竇屢奉陽
君之與穰侯｜｜｜之｜也

感忿睚眦

戰國策夫賢者
以｜｜｜｜｜之

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
政獨安可嘿然而止乎

怒於室者色於市

戰國策語曰
｜｜｜｜｜｜

｜｜今公叔怨齊無奈何
也必絕周君而深怨我矣

杯羹壺飡

戰國策中山君饗
都士大夫司馬子

期在焉羊羹不徧司馬子期怒而走於楚說楚王伐中
山中山君亡有二人挈戈而隨其後者中山君顧謂二
人子奚爲者也二人對曰臣有父常餓且死君下壺飡
臣父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中
山君喟然而仰歎曰與不期衆少期於當厄怨不期深
淺期於傷心吾以一｜羊｜亡國以一｜｜得士二人

與不期衆少期於當厄怨不期深淺期於傷心見上

坐卧仰膽史記越世家越王勾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ㄧㄧ即ㄧㄧ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恥耶

禍梯史記趙世家李兌謂肥義曰仁者愛萬物而智者以備禍於未形不仁不智何以為國子奚不稱疾毋出侍政於公子成毋為怨府毋為ㄧㄧ

獨贏奉錢二史記蕭相國世家益封何二千戶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我ㄧㄧㄧㄧㄧ也注謂人皆三何獨五

焦脣乾舌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勾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ㄧㄧㄧㄧ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

檄楚史記張儀傳常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醳之張儀既相秦為文ㄧ告ㄧ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

願得張儀史記張儀傳秦

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易地丨丨丨丨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子

賓客更溺

史記范睢傳范睢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爲魏昭王使於齊范睢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睢辯口乃使人賜睢金十斤及牛酒睢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爲睢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睢受其牛酒還其金既歸心怒睢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睢折脅摺齒睢佯死即卷以簀置廁中丨丨飲者醉丨丨睢故僇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睢從簀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簀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睢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睢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范睢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爲范睢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

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爲微行敝衣間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雎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邪曰不也雎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爲人庸賃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惟雎亦得謁雎請爲君見於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不出范雎曰願爲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雎歸取大車駟馬爲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爲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范雎盛帷

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荊蠻之地惟君死生之范雎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范雎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爲楚卻吳軍楚王封之以荊五千戸包胥辭不受爲丘墓之寄於荊也今雎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雎爲有外心於齊而惡雎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辭於范雎范雎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莝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爲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

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 見上

馬食 見上

一飯必

償睚眦必報 史記范雎傳范雎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阸者｜｜之德｜｜｜｜之怨｜

｜丞相洗沐先朝陵夫人上食 史記張丞相傳蒼坐法當斬解衣伏質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張蒼德王陵王陵者安國侯也及蒼貴常父事王陵陵死後蒼為｜｜｜｜常｜｜｜｜｜｜｜然後敢歸家

引繩批根 史記魏其武安侯傳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生平慕之後棄之者

故李將軍 史記李將軍傳廣家與故潁陰侯孫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常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右北平於是天子乃名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

剡手

衝胸漢書賈誼傳白公爲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憤快志｜｜以｜仇人之｜固爲俱靡而已

子孫奉嘗不如桐鄉民漢書循吏傳初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然共爲邑起冢立祠歲時祠祭至今不絕桉邑朱邑

夜半客後漢書彭寵傳王莽爲宰衡時甄豐旦夕入謀議時人語曰｜｜｜甄長伯及莽纂位後豐意不平卒以誅死

先升講舍後漢書朱祐傳祐初學長安帝往候之祐不時相勞苦而｜｜｜｜後車駕幸其第帝因笑曰主人得無舍我講乎以有舊恩數蒙賞賚

吾爲梁使君謀不爲蘇正和後漢書蓋勳傳時武威太守倚恃權勢恣行貪橫從事武都蘇正和案致其罪涼州刺史梁鵠畏懼貴戚欲殺正和以免其負乃訪之於勳勳素與正和有仇或勸勳可因此報隙勳曰不可謀事殺良

非忠也眾人之危非仁也乃諫詘曰夫紲食鷹鳶欲其鷙鷙而亨之將何用哉詘從其言正和喜於得免而詔勲求謝勲不見曰｜｜｜｜｜｜｜｜｜｜｜｜也怨之如初

吞指爲誓

後漢書吳祐傳安丘男子毋丘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而亡安丘追蹤於膠東得之祐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恥然孝子忿必慮難動不累親今若背親逞怒白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如之何長以械自繫曰國家制法因身犯之明府雖加哀矜恩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即移安丘逮長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當何以報吳君乎乃齧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言我臨死｜｜｜｜｜屬兒吕報吳君因投繯而死

一笥餌得都尉

後漢書樊氏傳與光武少游舊建武初徵爲侍御史遷河東都尉引見雲臺初光武微時常以事拘於新野樊爲市吏餽

餌十哥帝德之不忘仍賜其御食及乘輿服物因戲之曰｜｜｜扣｜｜何如瞻頓首辭謝

私求必白 吳志呂範傳初策使範典主財計權時年少｜從有｜範｜關｜不敢專許當時以此見望權守陽羡長有所私用策或料發功曹周谷輒爲傅著簿書使無譴問權臨時悅之及後統事以範忠誠厚見信任以谷能欺更簿書不用也

決下婢子品 晉書何劭傳永寧元年薨贈司徒謚曰康子岐嗣劭初亡袁粲弔岐岐辭以疾粲獨哭而出曰今年｜｜｜｜｜

墮淚碑 晉書羊祜傳襄陽百姓於峴山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爲｜｜｜

王府君生爾 晉書王濬傳帝乃發詔分命諸方節度濬於是統兵先在巴郡之所全育者皆堪徭役供軍其父母戒之曰｜｜｜｜｜蜀必勉之無愛死也

鍛不輟 晉書嵇康傳初康居貧常與向秀共鍛於大樹之下以自贍給鍾會貴公

子也精練有才辯故往造爲康不爲之禮而｜｜｜良久會去康謂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以此憾之**諷州郡公府不得辟**晉書束皙傳繆娶石鑒從女棄之鑒以爲憾｜｜｜｜｜｜｜｜故皙等久不得調按繆皙兄**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晉書潘岳傳初芘爲琅邪內史孫秀爲小史給岳而狡黠自喜岳惡其爲人數撻辱之秀常銜忿及趙王倫輔政秀爲中書令岳於省內謂秀曰孫令猶憶疇昔周旋不答曰｜｜｜｜｜｜｜｜岳於是自知不免按芘岳父**割炙啗之**晉書顧榮傳初榮與同僚宴飲見執炙者貌狀不凡有欲炙之色榮｜｜｜｜坐者問其故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及倫敗榮被執將誅而執炙者爲督率遂救之得免**取金印如斗大繫肘**晉書周顗傳劉隗勸帝盡除諸王司空導率羣從詣闕請罪值顗將入導呼顗謂曰伯仁以百

口累卿顗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顗喜飲酒致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顗顗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既出又上表明導言甚切至導不知救已而甚銜之敦既得志問導曰周顗戴若思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所疑也導不答又曰若不三司便應令僕邪又不答敦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導又無言導後料檢中書故事見顗表救己殷勤款至導執表流涕悲不自勝告其諸子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

留射　晉書劉毅傳初江州刺史庾悅隆安中為司徒長史曾至京口毅時甚屯窶先就府借東堂與親故出射而悅後與寮佐徑來詣堂毅告之曰毅輩屯否之人合一射甚難君於諸堂並可望以今日見讓悅不許射者皆散惟毅｜｜如故既而悅食子鵞毅求其餘悅又不答毅常銜之義熙中故奪悅豫章解其軍府悅忿懼而死

餘鵞　見上

參伍時望　宋書劉穆之傳

明年遷吳興太守侍中何偃嘗案云｜｜｜｜瑀大怒曰我於時望何參伍之有遂與偃絕及爲吏部尚書意彌憤憤族叔秀之爲丹陽尹瑀又與親故書曰吾家黑面阿秀遂居留安衆處朝廷不爲多士其年疽發背何偃亦發背癰瑀疾已篤聞偃亡懽躍叫呼於是亦卒按瑀移之子

遊殷氏者不得入劉氏之門 宋書庾炳之傳於時領軍將軍劉湛協附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而與僕射殷景仁有隙凡朝士｜｜｜｜｜｜｜｜獨炳之遊二人之間密盡忠於朝廷

千金可失貴在人心 齊書到撝劉悛虞悰胡諧之傳論送錢贏兩言此

咳唾無忘一笥之懷報以都尉｜｜｜｜｜｜｜

爲恩眄睞成飾 梁書任昉傳昉受教君子將二十年｜｜｜｜｜｜｜｜小人懷惠顧知死所

三始 梁書裴邃傳昔阮咸顔延有二始之歎吾才不逮古人今爲｜｜非其願也將如之何按邃左遷始

安太守致書呂僧珍語

下縣吏何自擬貴人

梁書沈瑀傳爲振武將軍餘姚令瑀初至富吏皆鮮衣美服以自彰別瑀怒曰汝等｜｜｜｜｜｜邪悉使著芒屩麤布侍立終日足有蹉跌輒加榜棰瑀微時常至此鬻瓦器爲富人所辱故因以報焉

回酒炙以授

陳書阮卓傳時有武威陰鏗字子堅梁左衛將軍子春之子鏗常與賓友宴飲見行觴者因｜｜｜｜之衆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飲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亂鏗常爲賊所擒或救之獲免鏗問其故乃前所行觴者按事與顧榮傳同兩錄之以備考

二十二載以外丈人之賜

南史李安人傳子元履幼有操業甚閑政體爲司徒竟陵王子良法曹參軍與王融游狎及王融誅鬱林敕元履隨右衛將軍王廣之北征密令於北殺之廣之先爲安人所厚甚擁護之會鬱林敗死元履拜謝廣之曰｜｜｜｜父母之年自此｜｜｜

｜｜｜也

杯酒殺三人 南史張纘傳初吳興吳規頗有才學邵陵王綸引爲賓客深相禮遇及綸作牧郢蕃規隨從江夏遇纘出之湘鎮路經郢服綸餞之南浦纘見規在坐意不能平忽舉杯曰吳規此酒慶汝得陪今宴規尋起還其子翁孺見父不悅問而知之翁孺因氣結爾夜便卒規恨纘慟兒憤哭兼至信次之間又致殞規妻深痛夫子翼日又亡時人謂張纘一｜｜｜吳氏｜｜

慶汝得陪 見上

訟於地下 魏書宗室壽興傳初壽興爲中庶子時王顯在東宮賤因公事壽興杖之三十及顯有寵爲御史中尉奏壽興在家每有怨言誹謗朝廷因帝極飲無所覺悟遂奏其事令帝注可直付壽興賜死帝書半不成字當時見者亦知非本心但懼暱等威不敢申拔及行刑日顯自往看之壽興命筆自作墓誌銘云洛陽男子姓元名景有道無時其年不永餘文多不載顧謂其子曰我棺中可著百張紙筆兩枚吾欲｜顯｜｜｜若高祖

之靈有知百日內必取顯如遂無知亦何足戀

三歲犢能勝重載不

魏書莫題傳初昭成末太祖季父窟咄徙於長安苻堅敗從慕容永東遷及永自立以窟咄爲新興太守登國初劉顯遣弟亢埿等迎窟咄寇南鄙題時貳於太祖遣箭於窟咄謂之曰三歲犢豈勝重載言窟咄長而太祖少也太祖既銜之天賜五年有告題居處倨傲擬則人主太祖乃使人示之箭告之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題奉詔父子對泣詰夕乃刑之

侯釐何官侍長何職

魏書陳奇傳與河間邢祐同名赴京時秘書監游雅素聞其名始頗好之引入秘省欲授以史職後與奇論典誥及詩書雅贊扶馬鄭至於易訟卦天與水違行雅曰自蔥嶺以西水皆西流推此而言易之所及自蔥嶺以東耳奇曰易理綿廣包含宇宙若如公言自蔥嶺以西豈東向望天哉奇執義非雅每如此類終不苟從雅性護短因以爲嫌常衆辱奇或爾汝之或指爲小人奇曰公

身爲君子奇身且小人耳雅曰君言身且小人君祖父是何人也奇曰祖燕東部侯釐雅質奇曰｜｜｜｜｜也奇曰三皇不傳禮官名豈同哉故昔有雲師火正鳥師之名以斯而言世革則官異時易則禮變公爲皇魏東宮内侍長｜｜竟｜｜也由是雅深憾之先是敕以奇付雅令銓補秘書雅既惡之遂不復敘用焉奇冗散數年高允與奇讐温古籍嘉其遠致稱奇通識非凡學所窺允微勸雅曰君朝望具瞻何爲與野儒辨簡牘章句雅謂允有私於奇曰君寧黨小人也乃取奇所注論語孝經焚於坑内奇曰公貴人不乏樵薪何乃燃奇論語雅愈怒因告京師後生不聽傳授而奇無降志亦評雅之失雅製昭皇太后碑文論后名字之美比諭前魏之甄后奇刺發其非遂聞於上詔下司徒檢對碑史事乃郭后雅有屈焉有人爲謗書多怨時之言頗稱奇不得志雅乃諷在事云此書言奇不遂當是奇假人爲之如依律文造謗書者皆及孥戮遂抵奇罪時司徒平原王

陸麗知奇見枉惜其才學故得遷延經年冀有寛宥但執以獄成竟致大戮逮及其家

貴人不乏樵薪何乃燃奇論語 見上 **內銜之而未嘗出口** 北齊書清河王岳傳 初高歸彥少孤高祖令岳撫養輕其年幼情禮甚薄歸彥丨丨丨丨丨丨丨及歸彥為領軍大被寵遇岳謂其德已更倚賴之歸彥密構其短岳於城南起宅聽事後開巷歸彥奏帝曰清河造宅僭擬帝宮制為永巷但惟無闕耳顯祖聞而惡之漸以疎岳

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 北齊書魏收傳收性頗急不甚能平夙有怨者多沒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不射南向鳥獸 周書賀拔勝傳在江表三年梁武帝還之甚厚勝常乞師北討齊神武既不果乃求還梁武帝許之親餞於南苑勝自是之後每行執弓矢見鳥獸南向者皆不射之以申懷德之志也

反

爲昨暮兒之所屈

隋書蘇威傳威子夔少有盛名於天下引致賓客四海士大夫多歸之後議樂事夔與國子博士何妥各有所持於是夔妥俱爲一議使百僚署其所同朝廷多附威同夔者十八九妥恚曰吾席間函丈四十餘年｜｜｜｜｜｜｜也遂奏威與禮部尚書盧愷吏部侍郎薛道衡尚書右丞王弘考功侍郎李同和等共爲朋黨省中呼王弘爲世子李同和爲叔言二人如威之子弟也復言威以曲道任其從父弟徹肅等罔冒爲官又國子學請蕩陰人王孝逸爲書學博士威屬盧愷以爲其府參軍上令蜀王秀上柱國虞慶則等雜治之事皆驗上以宋書謝晦傳中朋黨事令威讀之威惶懼免冠頓首上曰謝已晚矣於是免威官爵以開府就第知名之士坐威得罪者百餘人

願阿武爲老鼠

舊唐書良娣蕭氏傳良娣初因大罵曰｜｜｜｜｜｜吾作猫兒生生扼其喉武后怒自是宮中不畜猫

官爵迴授

舊唐

書李大亮傳大亮少有文武才幹隋末署韓國公龐玉行軍兵曹在東都與李密戰敗同輩百餘人皆就死賊帥張弼見而異之獨釋與語遂定交於幕下義兵入關大亮自東都歸國授土門令貞觀十七年晉王為皇太子東宮僚屬皆盛選重臣以大亮兼領太子右衛率俄兼工部尚書大亮雖位望通顯而居處卑陋衣服儉嗇至性忠謹雖妻子不見其情容事兄嫂有同於父母每懷張弼之恩而久不能得弼時為將作丞自匿不言大亮常遇諸途而識之持弼而泣恨相得之晚多推家產以遺弼弼拒而不受大亮言於太宗曰臣有今日之榮張弼力也所有丨丨請丨丨太宗遂遷弼為中郎將俄代州都督時人皆賢大亮不背恩而多弼不自伐也

武人性快文士難犯

舊居書張延賞傳初大歷末吐蕃寇劍南李晟領神策軍戍之及旋師以成都官妓高氏歸延賞聞而大怒即使將吏令追還焉晟頗銜之形於詞色三年正月晟入朝詔晟與延

賞釋憾德宗注意於延賞將用之會浙西觀察使韓滉來朝常有德於晟因會讌説晟使釋憾遂同飲極歡且請晟表薦為相晟然之於是復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及延賞當國用事晟請一子聘其女固情好焉延賞拒而不許晟謂人曰｜｜｜｜｜若釋舊惡於杯酒之間終歡可解｜｜｜｜雖修睦於外而蓄怨於内今不許婚疊來忌也得無懼焉無幾延賞果謀罷晟兵權

有如此觴 唐書劉仁軌傳仁軌雖貴顯不自矜踞接舊故如布衣時嘗為御史袁異式所劾慢辱之脅使引決及拜大司憲異式尚在懼不自安因醉以情自解仁軌持觴曰所不與公者｜｜｜｜｜後既執政薦為司元大夫

行人樹懷之 唐書吳湊傳先是街樹稀殘有司蒔榆其空湊曰榆非人所蔭玩悉易以槐乃槐成而湊卒｜｜｜｜｜

入草物 五代史唐臣傳初莊宗[illegible]嚴以名馬入蜀市珍奇以充後宮而蜀法禁以奇貨出劍門其非奇物而出者

名曰｜｜｜由是嚴無所得而還惟得金二百兩地衣毛布之類莊宗聞之大怒曰物歸中國謂之入草王衍其能免為入草人乎於是決議伐蜀

此輩清流可投濁流

五代史雜傳李振常舉進士咸通乾符中連不中尤憤唐公卿及裴樞等七人賜死白馬驛振謂太祖曰｜｜｜常自言｜｜｜｜｜之河使為｜｜也太祖笑而從之

浮屠合尖

五代史雜傳晉高祖為六軍副使恒稱疾求出外藩是時契丹入雁門明宗選將以禦太原晉高祖欲之樞密使范延光趙延壽等議將久不決明宗怒甚責延壽等延壽等惶恐欲以康義誠應之李崧獨曰太原國之北門宜得重臣非石敬瑭不可也由是從崧議晉高祖深德之陰遣人謝崧曰為｜｜者必｜其｜蓋欲使崧終始成己事也

隻雞尊酒山中未乏

宋史胡紘傳紘未達時嘗謁朱熹於建安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紘不能異也紘不悅語人曰此非人情｜｜｜｜｜｜

丨爲丨也遂亡去及是勅趙汝愚且詆其引用朱熹爲僞學罪首汝愚遂謫永州

栽花接木乃加爵命

金史曹望之傳太宗實錄成監修國史紇石烈良弼賜金帶一重綵二十端同修國史張景仁劉仲淵望之皆賜銀幣有差望之歎賞謂人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勤勞者不遷官無何張景仁遷翰林學士望之又曰止與他人便遣獨不及我哉世宗聞之出望之德州防禦使

庭前老柏樹

金史孫鐸傳泰和三年御史中丞孫即康刑部尚書賈鉉皆除參知政事鐸再任戶部尚書鐸心少之對賀客誦古人詩曰惟有丨丨丨丨丨春風來似不曾來御史大夫卞勅鐸怨望降同知河南府事

搔瓜

劉向新序梁大夫有宋就者嘗爲邊縣令與楚鄰界梁之邊亭與楚之邊亭皆種瓜各有數梁之邊亭人劬力數灌其瓜瓜美楚人窳而稀灌其瓜瓜惡楚令因以梁瓜之美怒其亭瓜之惡楚亭人心惡梁亭之賢已因往夜竊搔梁亭之

瓜皆有死焦者矣梁亭覺之因請其尉亦欲竊往報搔楚亭之瓜尉以請宋就就曰惡是何可構怨禍之道也人惡亦惡何褊之甚也若我教子必每暮令人往竊為楚亭夜善灌其瓜弗令知也於是梁亭乃每暮夜竊灌楚亭之瓜楚亭旦而行瓜則又皆以灌矣瓜日以美楚亭怪而察之則乃梁亭也楚令聞之大悅因具以聞楚王楚王聞之惄然愧以意自閔也告吏曰微｜｜者得無有他罪乎此梁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與梁王梁王時稱則祝梁王以為信故梁楚之歡由宋就始語曰轉敗而為功因禍而為福老子曰報怨以德之謂也夫人既不善胡足效哉

如火與金　焦氏易林背北相憎心意不同｜｜｜｜

蘆中人　吳越春秋遂引軍擊鄭鄭定公前殺太子建而困迫子胥自此鄭定公大懼乃令國中曰有能還吳軍者吾與分國而治漁者之子應募曰臣能還之不用尺兵斗糧得一橈而行歌道中即還矣公乃與漁者之子橈子胥軍將

至當道扣枕而歌曰｜｜｜如是再子胥聞之愕然大驚曰何等謂與語公爲何誰矣曰漁父者子吾國君懼下令於國有能還吳軍者與之分國而治臣念前人與君相逢於途今從君乞鄭之國子胥歎曰悲哉吾蒙子前人之恩自致於此上天蒼蒼豈敢忘也於是乃釋鄭國還軍守楚

投金水中

吳越春秋 子胥等過溧陽瀨水之上乃長太息曰吾常飢於此乞食於一女子女子飼我遂投水而亡將欲報以百金而不知其家乃｜｜｜而去有頃一老嫗行哭而來人問曰何哭之悲嫗曰吾有女子守居三十不嫁往年擊綿於此遇一窮途君子而輒飯之而恐事洩自投於瀨水今聞伍君求不得其償自傷虛死是故悲耳人曰子胥欲報百金不知其家投金水中而去矣嫗遂取金而歸

易口自毀貸手自毆

劉劭人物志 且人之毀已皆發怨憾而變生亹也必依託於事飾成端末其餘聽者雖不盡信猶半以爲然也已之校報亦又如之

終其所歸亦各有半信著於遠近也然則文氣疾爭者爲｜｜而｜｜也皆雜競說者爲｜｜以｜｜爲惑繆豈不甚哉

每食輒祭之

皇甫謐高士傳江上文人者楚人也楚平王以費無忌之讒殺伍奢奢子員亡將奔吳至江上欲渡無舟而楚人購員甚急自恐不脫見丈人得渡因解所佩劍以與丈人曰此千金之劍也願獻之丈人不受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爵執珪金千鎰吾尚不取何用劍爲不受而別莫知其誰員至吳爲相求丈人不能得｜｜｜｜曰名

不能不恨於破甑

劉義慶世說鄧竟陵免官後赴山陵過見大司馬桓公桓公問曰卿何以更瘦鄧曰有愧於叔達｜｜｜｜

誰能向狗尾底避陰凉

劉肅大唐新語始仁軌既官達其弟仁相在鄉曲升沉不同遂構嫌恨與軌別籍每於縣祇奉戶課或胡之曰何不與給事同籍五品家當免差科仁相曰｜

｜｜｜｜｜｜｜｜兄弟以柴賤
致隔者可爲至戒按仁軌劉仁軌

飯後鐘

王定保摭言
王播少孤貧

嘗客揚州木蘭院隨僧齋僧厭之播至已飯矣後二紀
來鎮是邦向題字已碧紗幕其上播作詩曰二十年前
此院遊木蘭花發院新修而今再到經行處樹老無花
僧白頭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黎｜｜｜二十年來
塵撲面如今
始得碧紗籠

每遇寒食至贊墓拜掃桑氏子孫待如骨肉

彭乘墨客揮犀桑贊以旌節鎮邢城張文節居幕下
例以幕職每月料入十五千以文節家貧食甚衆命
倍給之文節亦止取其半或不得已過有所用即其所
用之因問於桑歸其餘於帑藏桑贊雖武人常謂文節
曰公異日必大用恨吾老不得見也祥符中文節爲京
東轉運使奏稱昔在桑贊幕下知臣長厚今贊死葬洪
州子弟悉官於外臣乞｜｜｜｜節｜｜｜｜｜詔可
於是歲歲一往祭奉之禮如在日在相府凡｜｜｜｜

來見者｜之有｜｜｜

若見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　歐陽修歸田錄

寇忠愍公之貶也初以列卿知安州既而又貶衡州副使又貶道州別駕遂貶雷州司戶時丁晉公與馮相在中書丁當秉筆初欲貶崖州而丁忽自疑語馮曰崖州再涉鯨波如何馮唯唯而已丁乃徐擬雷州及丁之貶也馮遂擬崖州當時好事者相語曰｜｜｜｜｜｜｜｜｜｜｜｜｜｜比丁之南也寇復移道州寇聞丁當來遣人以蒸羊逆於境上而收其僮僕杜門不放出聞者多以為得體

飲器贐行　沈括夢溪筆談

工部胡侍郎則為邑日丁晉公為遊客見之胡待之甚厚丁因投詩索米明日相延晉公常日所用樽罍悉屏去但陶器而已丁失望以為厭已遂辭去胡往見之出銀一篋遺丁曰家素貧惟此｜｜願以｜｜丁始諭設陶器之因甚愧德之後晉公驟達極力擢挽卒至顯位

寫福建子三字　邵伯溫聞見前

錄王荆公晚年於鍾山書院多｜｜｜｜｜蓋悔恨於呂惠卿者恨爲惠卿所陷悔爲惠卿所悮也

得爲完人 范公稱過庭錄先子自許展省河南及境駐馬少憩村店頃有翁從家出注視先子問曰明公頤容上類丞相非其家子乎曰然翁不語入所居具冠帶出拜先子愕然不受翁曰某有欲言拜訖謂先子曰昔丞相尹洛某年四十二矣平生粗知守分畏法偶以意外爭鬬事至官得杖罪丞相晚坐吏引某褰裳行刑丞相見某容貌循謹膚體素完命至廡前問曰吾察爾非惡人膚體無傷而何爲至此某以情告且致欲自新之意丞相曰爾果能自悔乎某感泣應命即命罰放出非特某｜｜｜｜此鄉化之至今無爭鬬者

作桃花詩以諷 王闢之澠水燕談錄默久不第落魄不護名節屢以私干歐陽公公稍畏之默怨憤｜｜｜｜｜｜由是薄其爲人按漢人杜默字師雄

鬼劈口 王明清揮麈餘話元豐末章子厚爲門下侍郎

以本官知汝州時錢穆父爲中書舍人行告詞云鞅鞅非少主之臣悻悻無大臣之操子厚固怨之矣元祐間穆父在翰苑詔書中有不容摩杜規欲動搖以指子厚尤以切齒紹聖初子厚入相例遭斥逐穆父既出國門蔡元度餞別因誦其前聯云公知子厚不可撩撥何故詆之如是穆父愀然曰｜｜｜矣元度曰後來代言之際何故又及之穆父笑曰那鬼又來劈一劈了去

刺骨之恨豈送面可消

袁褧楓窗小牘有仇生者少與富鄭公善後以失懽游於韓公之門未幾韓富不協遷怒仇謂背有所短也及魏公卒富公至不往弔且欲甘心於仇或謂仇須面詣謝仇曰｜｜｜｜｜｜｜｜｜但富公正人韓公君子疑正人於君子之前能不入於妒婦之條乎富公聞之於是釋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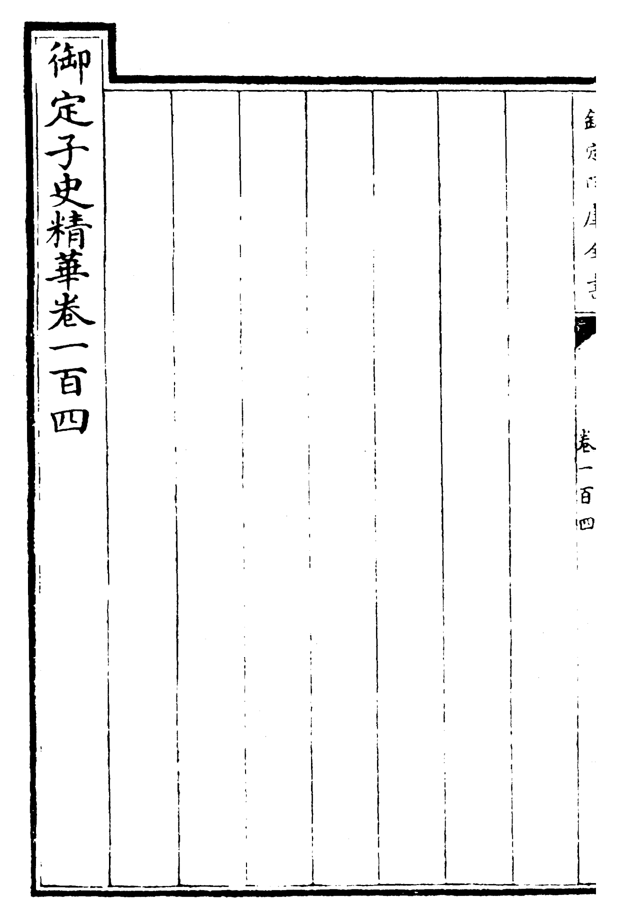
沒齒敬養不怠

陶宗儀輟耕錄劉公復新爲上都留守時有令史亢子春者值公退食偶與同列據案判事以戲遂爲仇家發之公大怒責問罪狀

枷項示衆及歸怒容未霽其夫人田氏問公何故不樂公語其故夫人曰此小節耳何足怒也即令人呼亢至請公爲脫其枷且勞以酒云此一杯與汝壓驚此一杯與汝慶喜男子大丈夫何所不至留守之位何患不到亢感謝而退不數年公卒而無子止一女適田直長直長適卒女病雙瞽後亢官湖廣參政迎夫人母子歸｜｜｜｜｜｜公乃廉訪使劉廷幹之從祖父也

依樣畫葫蘆

文瑩續湘山野錄 國初文章惟陶尚書穀爲優以朝廷眷待詞臣不厚乞罷禁林太祖曰此官職甚難做｜｜｜｜且做且做不許罷復不進用穀題詩於玉堂曰官職有來須與做才能用處不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一生｜｜｜｜駕幸見之愈不悅卒不大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潘承煒